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

点击上方图片，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禅修指南、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开启智慧，增长福德，成就菩提！

大乘起信論淺釋

◎馬鳴菩薩造
美國萬佛聖城宣化上人講述於1971年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編按：上人於1971年應弟子之請開講本論，惜未講完。現就當時所存之錄音帶整理成文刊出。

*　　*　　*

今天講《大乘起信論》，我先給你們講講這一個「大」字。這個「大」，不是有所對待的大；有所對待的大不算大。甚麼叫有所對待的大呢？譬如對小而言大，對著這個小就說這個大。那麼這個大和小，也沒有甚麼定義的。你說這個大，比這個再有大的，那麼這個又算小了；你說這個小的，比這個再有更小的，這個又算大了：所以說沒有定義。說，現在我明白這個大了，就好像那個中似的；《楞嚴經》所講那個中－－南觀成北，東看成西－－那個沒有個中，所以這也是沒有一個大了。

這個中，是由四方顯出來一個中，那麼這個大呢，可沒有一個四面來顯出這個大；沒有一個面，這祇有兩面。你對那個小而言大，對大而言小，沒有這個四方的比喻。不錯，也是沒有定義的，這個大。你說這個大，比這個再有大的，這個就又變成小的了。你說這個大，比這個有更大的，這個又變成小的了。所以現在這個「大」，《大乘起信論》這個「大」，是沒對待的；沒有對待，你對大而說大，對小而說小；他也不大也不小，非大非小。

你大乘的人就接受這種大乘法；中乘的人就接受中乘的法；小乘的人就接受小乘的法：這是看人的根性而言的。但是你就是小乘接小乘的法，這個小乘也是大乘，所以叫大乘。你就是中乘的人接受中乘的法，你接受這種中乘的法，也就是大乘。你這大乘的人接受這種大乘法，這更是大乘了。這個大乘是沒有對待的，是沒有一個比喻的，這是絕大。

甚麼叫絕大呢？就是最大的，就是那個大的裏邊的大，再就沒有比這個再大的了，這大乘。大乘，有的人說這個大乘，是個好像車似的，一個大車。有的人說，好像一個大船似的，載很多的物。又有的人說這個大乘，就好像一個飛機似的，大的飛機，飛到半空裏頭去；這個大乘就譬如一個飛機。又有說譬如一個輪船的；有的人說譬如火車；有的人說譬如那個運貨的車。這幾個說法都可以的，但是這個大乘，也不是飛機，也不是火車，也不是輪船，也不是運貨的那個運貨車。

那麼這是甚麼呢？這個大乘是個法界的，是個宇宙的。這整個法界就是一個大乘；整個的宇宙就是這個大乘。這個大乘無所不包，無所不運；運一切眾生從這個生死的此岸；經過煩惱的中流，而到這個涅槃的彼岸。你說這個乘大不大？這個不是單單運幾個人，或者一點東西，這所有世界上一切眾生，都在這個大乘裏邊，載來這兒運輸呢！在這個大乘裏邊，從生死的此岸，經過煩惱中流，度到涅槃的彼岸，所以這個叫大乘。

這個大乘，你要相信它；你要不相信它，它不單不是大乘，連個小乘都沒有了。這個決定要相信這個大乘，所以叫「起信」。「起」是生起，也是發起；「信」就是要相信這個法門；「論」，論是論議，就是那麼來講一講這個道理。

大乘起信論。

「大乘」，以運載為義，就是把這個眾生，由這個生死運到涅槃。那麼你想得到這種的運載，必須要有信心。你要沒有信心呢，雖然有大乘，也對你沒有用處；你要生出信心來，這個大乘才有用處。這個大乘和小乘是不同的。小乘，它是講四諦、十二因緣；大乘，是要修六度的，是行菩薩道的。你能以修這個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

布施，就度慳貪；持戒，就度毀犯；忍辱就度憍慢；精進就度懈怠；禪定就度散亂；般若就度這個愚癡。修這六度，這就是行大乘法；你不修這個六度，僅僅修十二因緣、四諦法，那就是小乘。我們現在講這是《大乘起信論》，雖然有大乘，你必須要生起一種信心；你要沒有信心，是不能度的。所謂：

信為道源功德母　長養一切諸善根

這一切的善根，都是從信生出來的，長出來的；有這個信，才能行；行又要有願。所以信願行，這是修行不可少的。信這個大乘實相的妙理，人人都可以成佛，人人都可以修道的。你要有這種信心。

不要說，這個大乘太大了，我是一個很平凡的人，我不可以修這大乘。這是錯了！這大乘，人人都可以修的，所以叫「大乘起信」，要生起這個信心來。你不能懷疑，這個信就是對著懷疑

說的；你要有一種懷疑，就得不到利益了。「論」就是論議；議論，講一講這個道理。所以，這是這個論的名字。在上個禮拜天，已經講這《大乘起信論》這個意思講個大概，現在，再把他重復一下。

馬鳴菩薩造

「馬鳴菩薩造」：這一部論是誰造的呢？是馬鳴菩薩，也就是佛教的一位祖師。這一位菩薩，他說法的時候，眾馬悲鳴。眾馬，這一切的馬聽見他一說法，就都叫起來了。「鳴」，就甚至於都響應他的說法，所以叫馬鳴菩薩。又者，這一位法師，他說法的時候，這個馬都來聽法。這個馬在山上，一聽見這馬鳴菩薩說法，牠就都到這兒來隨喜這個法會；不單隨喜這個法會，而且還都跪那兒聽法。這前邊寫，跪那個地方來聽法。因為這個，所以一般人就叫這位菩薩馬鳴菩薩。他看見這個佛法，大乘的根性是有，但是人不生出一種信心。因為這個，所以他就造了這一部論。

這一部論在佛教裏頭，是佔著相當的地位，是很有價值的。那麼你要能把這一部論讀熟了，那麼佛所說的這個教理，你就都明白得差不多了。所以這一部論，我們學佛法的人，必須要認真的來研究它。他造這一部論，就是給你我現在這個眾生預備的。當初大約這位菩薩造論的時候就知道，等將來到西方，有這個美國；這兒有這一個法會，金山寺這兒第一次就會講這個《大乘起信論》，所以我趕快把他造好了，將來好到到美國來度那些個美國人。所以，你們現在誰聽這一部《大乘起信論》的人，就和馬鳴菩薩都會見面了。馬鳴菩薩就都和你們，會這個很親切地來握手，來用手給你們摩頂，加被你們。這是一定是這樣子的。

梁天竺三藏法師真諦譯

那麼馬鳴菩薩他造這一部論，是印度文。以後在梁這個時候，在梁武帝的時候，有一位印度的法師，他也通達三藏經律論的。這位法師叫真諦，他翻譯這一部經論。我們現在又要多謝這位真諦法師。這真諦法師如果不翻譯過來，我們現在，除非會這個梵文的可以講解，可以懂；要不會梵文的人呢，就不會懂，就不會講了。所以我們現在又要很多謝這位真諦法師，他來翻譯給我們大家。

歸命盡十方　最勝業遍知　色無礙自在　救世大悲者

「歸命盡十方」：「歸命」也就是皈依；皈依我們這個身心性命。「盡十方」：盡十方也就是十方；這十方都盡了。盡了就是所有的十方的諸佛，他都歸命。

「最勝業遍知」：這個十方諸佛，他的業是最勝，最殊勝的，和一般的人的業不同的。一般人的業是有善業，有惡業，夾雜著。惟獨佛就是最勝業，就是最勝，也就是最善的業。「遍知」：他正遍知；正知又遍知，這也是佛的一個十號之一。

「色無礙自在」：「色」就是佛這個色相。「無礙」，沒有障礙。「自在」，怎麼會沒有障礙呢？因為他自在。那怎麼會自在呢？也就因為沒有障礙了，所以「色無礙自在」。這個色無礙自在，又可以說是神通變化，妙用無窮。這也叫「色無礙自在」。那麼色要能無礙，有的不能自在，有的自在又不能色無礙。現在，也就是佛，是既然色無礙，而又得到這個自在了。

「救世大悲者」：這個佛，是一個救世者；救世的大悲者。他救度一切世間人，有一種大慈大悲的心。

及彼身體相　法性真如海　無量功德藏　如實修行等

「及彼身體相」：和佛的這個身體，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這我都歸命。

「法性真如海」：這個佛，是法性真如的海，好像法性真如的大海一樣。

「無量功德藏」：佛，有無量無邊那麼多的功德。

「如實修行等」：他是真真實實地如實而修，如實而行。這如實修行的等等的這法門。

為欲令眾生　除疑捨邪執　起大乘正信　佛種不斷故

「為欲令眾生」：因為想要使令一切眾生－－

「除疑捨邪執」：除去這個疑惑；捨棄了他這個邪迷的執著。

「起大乘正信」：生出來一種大乘的正信心。

「佛種不斷故」：為甚麼我造這個論呢？就因為令人生起大乘的信心－－大乘的正心、正信，好使令這個佛的種子不會斷絕的緣故，所以我這個作這一部論。

這是馬鳴菩薩在沒有作論之前，先說這一首偈頌來皈依十方無盡三寶，請三寶加被他，令他開

大智慧，作出這個論，好上合佛心，下契眾機。

論曰。有法能起摩訶衍信根。是故應說。說有五分。云何為五。一者因緣分。二者立義分。三者解釋分。四者修行信心分。五者勸修利益分。

這個「論曰」就是《大乘起信論》，就是馬鳴菩薩造這一部《大乘起信論》。他說了：

「有法能起摩訶衍信根。是故應說」：他說，有一種佛法；這一種佛法能生起大乘的信根，所以我現在應該說一說這一種的佛法。這是馬鳴菩薩他造這一部論。他說為甚麼我要造這一部論呢？因為一般人都不生起這個大乘的信心來了。我現在造出這一部《大乘起信論》，令所有大乘根性的人見著，聽著這一部論的眾生，都可以生起這個大乘的信根，所以我現在就應該說了。「說有五分」：那麼說這個摩訶衍法；這摩訶衍是梵語，翻譯過來就叫大乘。這個大乘的方法又分出來有五分。

「云何為五」：怎麼說有五種呢？這五種都是甚麼呢？現在給你分別解說。第一者就是「因緣分」。要說這一部論的因緣。因為甚麼因緣要說這個《大乘起信論》？不能無緣無故，沒有因緣不能說；一定有一種因緣，這是第一的。

那麼有因緣了，第二就是「立義」，又要立出一種的義理來，以甚麼義理作這種因緣呢？所以立出來義理，立出來甚深的這個義理。這個義理甚深，那麼就要解釋，所以第三分就是「解釋」，就要把他說明白了。那麼解釋了，明白了，人才能修行；要不明白這個意思，人就不能修行了。所以第四明白了之後，就要「修行信心分」，要修行，要有一種信心。你要沒有信心，也不能修行；你單明白了，不生信心，那也不能修行。那麼修行又要有信心。第五者就是「勸修利益分」。第五者：你知道修行了，你也有信心了，然後你才能得到這種的利益，所以第五分就是「勸修利益分」：勸一切的人都依照這個方法來修行，修行才能得到這個利益。

初說因緣分。問曰。有何因緣而造此論。答曰。是因緣有八種。云何為八。一者因緣總相。所謂為令眾生離一切苦得究竟樂。非求世間名利恭敬故。二者為欲解釋如來根本之義。令諸眾生正解不謬故。三者為令善根成熟眾生。於摩訶衍法堪任不退信故。四者為令善根微少眾生。修習信心故。

最初，這一開始說「因緣分」，那麼就有人問了；有人問了，說有何因緣？有甚麼因緣而造此論？你作這個論，如果要是沒有因緣，你造這麼一個論，這豈不是無病呻吟嗎？就是沒有病，這麼哼哼，沒有病就是那麼叫，這叫無病呻吟；沒有病，故意像做出有病的樣子來。那麼你做這個論，也沒有甚麼因緣，你造出那麼一部論，這豈不是沒有事情，你找事情來做嗎？豈不是沒有問題，你作出來一個問題嗎？你或是頭上安頭嗎？所以，這個就問為甚麼你造這一部論呢？

這是有人問馬鳴菩薩。誰問的呢？馬鳴菩薩自己問自己。不是你問，也不是我問，也不是他問；馬鳴菩薩自己設出來這個問答。他一個人就變成兩個人。有一個人問，就有一個人答，這是。說他一個人怎麼會變兩個人呢？那麼你一個人怎麼不會變兩個人呢？你要知道你怎麼不會變兩個人，就知道他怎麼會變兩個人了。

「有何因緣而造此論」，造這一部論呢？「答曰」：這馬鳴菩薩問，馬鳴菩薩就答了。「答曰」：他說了。「是因緣有八種」：說這個因緣，你不問這個因緣嗎？我告訴你先生，或者是大菩薩，或者是居士，或者是魔王啊，就說我告訴你，這個因緣，有八種這麼多；不是一種因緣，我造這個論，有八種的因緣。

甚麼「云何為八」：這又問了，甚麼叫八種呢？你說一說，我聽一聽。那馬鳴菩薩就說了，第「一者因緣總相」：第一種是因緣的一個總的相，沒有分別。其餘的七種是這個因緣的別相了。

「所謂為令眾生離一切苦」：為甚麼造這一部論？我這一部論造出來，要有眾生學習我這一部論，就會離一切苦，把一切苦都離開了。怎麼離開的？學這一部論就離開了嘛！這一部論說得明明白白，怎麼可以離苦得樂。「得究竟樂」：得到那個最究竟的樂。離一切苦就離開地獄、餓鬼、畜生這三塗的苦；得究竟樂就得到聲聞、緣覺、菩薩、佛這個究竟的快樂。聲聞也有快樂，但是他不究竟；緣覺也有快樂，他不究竟；菩薩也有快樂，他不究竟，惟獨佛才是究竟快樂。那麼現在你學這一部論，就可以直成佛果，絕對沒有疑問的，所以這「得究竟樂」。

「非求世間名利恭敬故」：這一種離苦得樂，是造論的目的，造論的希望；可不是我造出這一部論，希望世間人說，喔！他這一部論造得非常好。這個文章寫得太好了！啊！這種道理說得太妙了！這一種論，這真可以得到一個博士學位，或者世界第一的論文學位，或者在世界來比賽，他這種的學問是第一了！不是的，不是為這個世間的名，這一個好名；也不是為得到世間的利益，得到甚麼好處，或者希望人見著這一部論來恭敬我，來供養我：不是為的這個。不是為世間的名利、恭敬、供養這個緣故，而作這個論。

你看！這個馬鳴菩薩，他造這個論，不是像現在我寫一篇論文，在這個世界上文學的月刊上發表一下，喔！我這一舉成名天下知啦！又得到這個諾貝爾的獎金，又得到這個獎金，那個獎金！這個世界第一名，名流的人物囉！不是這個，不是為的這個！這馬鳴菩薩作論，不是為的想

得到一個甚麼學位。

「二者為欲解釋如來根本之義。令諸眾生正解不謬故」：第二的因緣是甚麼呢？是為的令這個世間上的眾生，「解釋如來根本之義」，明瞭佛的這個根本的道理。「令諸眾生」，使令一切眾生都得到正知正見，破除他的邪知邪見「不謬故」。這個見解不錯謬，見解是正當的，不是邪知邪見，盡為自己利益，貪圖自私自利，貪圖名聞哪，想要得到一個好名，得到人人都讚歎我；不是這個，要破除人的邪知邪見。

「三者為令善根成熟眾生。於摩訶衍法堪任不退信故」：第三，是為的使令這個善根成熟的眾生，這個人，有的有善根的，有的沒有善根的。那麼有的有善根的，他離佛法很遠；有的沒有善根的人，又離佛法很近。這是甚麼道理呢？這有善根的人，他生了退心，就離佛法遠了；沒有善根的人，他生了信心了，就離佛法近了。所以你要生退心，有善根也會離佛法遠的；你要生信心，沒有善根，也會離佛法近的。所以第三者，為令善根成熟的眾生，想令這個善根成熟了。

怎麼叫成熟呢？這個菩薩教化眾生，這沒有種善根的人，他令他種善根；已經種善根的人，他令他成熟；已經善根成熟的人，他就令他得到解脫。所以這個第三者，是為令這個善根成熟的眾生，在這個大乘的信，大乘的法，大乘的這種的佛教，「堪任不退信故」。堪可，「任」，就負擔這種的責任；「不退信故」，不退他的信心的緣故。

「四者為令善根微少眾生修習信心故」：第四者，那麼前邊有善根的眾生，他要成熟了，令他不生退心，不生甚麼退心呢？不生這個三不退。三不退就是念不退、行不退、位不退。念不退，這個念念是精進，念念求無上道。行不退，修行是精進的，不懈怠。這個位不退，不退到二乘。他修行是大乘的佛教，他不退到二乘上。那麼現在第四者的因緣，是為使令這個善根微少的眾生，就善根少的，沒有善根的人，善根有多少呢？好像一根汗毛那麼多。有多微呢？好像一粒微塵那麼微，那麼少的善根。令那個善根微少的眾生，「修習信心故」，修習，生這個大乘的信心的緣故。這是第四種的因緣。

*　　*　　*

在今天是釋迦牟尼佛的生日，我們現在的人，認為是佛的生日。其實佛沒有生日，也沒有死日。因為我們眾生有執著，所以就執著有一個生日，又有個死日。生日就是佛誕；死的日就說佛入涅槃了。這都是眾生的執著相，才有這樣的分別；要無所執著呢，每一天都是佛的生日，每一天都是佛入涅槃的日子。你這一天信佛，這一天就是佛的生日；你這一天不信佛了，這就是佛入涅槃的那一日。所以，佛生日和入涅槃的日子是在眾生的份上來說的，不是在佛的份上來說的。在今天呢，我們這個道場也是生日，這個道場，今天是道場的生日。為甚麼呢？我們今天這個門，是第一趟這個法門大開，這不二的法門大開。你看是三個門，但是祇可以走一個門。這不二法門。

這不二法門，你來者就有分，去者也不追。誰來誰有份，誰去誰就沒有份。所以，你來，我也不擋著，說不要進來；走，我也不留，說你不要走：沒有這個道理。因為這個國家是自由的，所以我們這個門也是自由，來者不拒，往者不追，這是不二法門。那麼，以後，那一邊那個門永遠都不開。就是我們裏邊的人、外邊的人都是走這個門，不走那一邊那個門。那一邊那個門，我們除非有甚麼特別事情才用；沒有甚麼特別事情也根本就不用了。就是外邊的人、裏邊的人都不用那一個門了，這各位都應該記得。

那麼到我們這個不二法門，開這個門呢，在外邊，向裏要推一推，用十分之一的力量，或者百分之一也可以，看你力量大力量小。要是果容這個小姐（安安），她開呢，就要用百分之百的力量或者可以開。我們這個大人呢，祇用百分之一的力量就可以開了。這就看你這個人大小來說。那麼你們現在都記得開這邊這個門，不要開那一邊那個門。那麼晚間講經也是用這個門，白天也是用這個門。我們這個門，晚間十點鐘在裏邊就關上了。外邊的人也不能進來；裏邊的人也不能出去了：這個門，這個法門就緊閉。

那早起呢，五點半鐘開這個門，或者五點鐘開這個門。他有人願意來拜佛也可以的。那麼現在這個佛堂，這個佛殿一切也都就緒了：拜墊也有了，座凳也有了：甚麼應用的都有了。再有人多，我們這有那個小凳子，一個人可以坐一個。那麼我想這個拜凳還不夠，等過這個佛誕之後，果夢還發發心再做多一點。的確現在不夠的；你今天就不夠用了嘛！

那麼再者，你們每逢有法會，每一個人都要記得，我們每一行一定要站四個人的。甚至於人多的時候要站五個人，擠著一點，把人擠瘦一點沒有關係。人擠瘦一點，我們這個佛堂就變成肥一點，就可以多吃一個人，這個多裝一個人。那麼一定要四個人，不能站三個人，也不能站兩個人。在後邊那個人，看前邊那兒有空位，一定要到前邊去，不要等著人家讓，再到前邊去。那每一行先站位置的人，必須要站到裏邊那個第一個位，不要站到外邊的第一個位。因為從外邊那兒往裏邊這兒數，所以這個規矩，大家都應該知道的。

還有，我們以後在這兒吃齋菜的時候，這個廚房現在還沒有正式做好；做好的時候，在這個管理廚房的人，要就多做一點工，用這個或者是碗，或者是紙碟啊分出來一份一份的。那麼一份不要太多了；你太多或者他吃不了了。那麼吃不了，他剩下，再倒在一起；固然說修行不管這個，但是也要講一點衛生。人這個口水流到那個碟子裏，完了再倒在一起給其他人吃；修道的

人是沒有關係，那有的那個修行還剛一修行，他一看見這個，哎呀！修道的人吃這麼邋遢的東西，這不要！不可以修行的，他連道心都退了。所以，你撥祇可以撥少一點，撥可以差不多少。那麼吃得少的人一定會吃得飽；吃得多的人不夠呢，可以再去拿第二次。他吃完了，覺得自己吃得多，那麼吃完了，他可以再去拿去。

那麼，要在以前數一數有多少個人。有一百個人，你就照一百零五份預備；有一百一十個人，你照一百一十五：多預備出來五份。那麼有的人吃多的，他可以再拿兩份。這麼樣子就省事了。不要像今天這麼樣子，有人吃飽了，還有人沒吃呢！吃飽的就想要睡覺；沒吃飽的呢，就在肚子裏打起架來了。肚子裏頭就打起來了，說：「為甚麼你不叫我吃？啊？你真是對我這麼不好！」就鬧這個人了；鬧他，自己鬧自己了。所以分出來多少份，我們那兒做出來那麼一個方子。這個吃的東西，那麼一個地方有一百個人做一百份，有兩百個人做兩百份。這麼樣子。

所以我們念佛，還是這麼一個跟著一個走。第一個，放到那地方，就拿第一個；第二個人拿第二份；第三個人拿第三份。你這麼挨著拿；挨著拿，絕對就不會亂了。那麼拿到那地方，也就大家一起同吃了。我們要想圓滿的方法，不會有前後等著，有差了有一個鐘頭這麼多的時間，這是這個我們將來的辦法。

那麼今天這頭一次，我們開這個法門，來了這麼多人。將來我相信這個地方，又過了一年之後，又不夠用了；又不夠用，我們可以想法子把這個拆了，造一個一百層的building（建築物），那麼多少人都夠了。那時候有一百萬也夠了。是不是啊？這個等機會，將來或者有可能的希望。你們各位，我相信也會有這種希望。你們要都有這種希望，我就不希望了。為甚麼呢？你們大家已經可以夠了。那麼你們要不希望，我再來希望。總而言之，你們希望，我就不希望；你們不希望，我就希望！

你再對他們講一講，今天晚間還有lecture（講經），看他們誰願意參加。那麼還參加兩次，我們一樣歡迎的。還告訴他們，我們每天每天晚間都有講經，在這個禮拜天，日頭也有講經。然後，在暑假班是甚麼時候開始，那麼誰他們要是願意參加的；我們這個暑假班的宗旨，是就叫人改惡向善，去他這個不好的惡劣的習氣，要改變他做這個世界上一個最好的人，不要做世界上一個最壞的人。那麼誰他們哪一個願意做世界最好的人，就或者希望將來做世界最高的有道德啊，有名譽啊，或者有地位的人，都可以來參加我們這個改造社會，改變人心的這一個暑假班。我們這是改造人心的一個暑假班。

在我們這兒，還有一些工作還沒做完呢，誰要歡喜來做工的，那麼也是特別歡迎。那麼還有，他們的親戚朋友，誰願意參加這個暑假班，他們也可以介紹。

還有我們這個《金剛菩提海》這個雜誌，他們誰願意歡喜看，我們這兒也特別歡迎他們看。不過看呢，要恭恭敬敬地看；不要拿著當一般的雜誌那麼樣看。因為這是教人，也就是教人改變他的思想，改變他從邪路，走到這個正當的路途上。這個是真正的想（弟子：……）。

現在這十方諸佛，我都請他給他們證明這件事，不是單單我。那麼我請十方諸佛給他們來作證，來certify這個儀式。他們每一個人，都要自己好好地去做自己應做的事情。在佛教裏頭不可以隨便離婚的，他們以後要永遠的，這一生永遠都不能變更的。

（……）嗯！不可以這樣的。因為這個世界怎麼會壞的？就是人都不守規矩，所以這個世界就壞了。那麼我希望他們兩個人呢，是以後都要特別守規矩，不要像那個一般人一樣的，要做這個世界上一個最好的領導這個世界的人。

你們現在蠻好的，將來生小孩子一定會孝順的，一定會做一個偉大的人。那麼我們不是就單單你們這一代的問題，這要栽培下一代的，對於國家也好，對於人也好，一定要做世界上最好的一個模範，一個榜樣。……他們歡喜這樣做嗎？……以後不要吵架了，不要fighting, fighting（吵架）的，自己都要有一種忍，不要有fighting，不要給我多添麻煩。我不願意我的弟子，那麼結婚之後常常fighting。

他們有沒有那個戒指？這是誰的？你的……OK!
以後自己要好好的做世間的一個最好的榜樣。要做一個……做我一個最好的徒弟，來孝順師父。

（弟子問：……）啊？ＯＫ！他說甚麼？（弟子：他要孝順師父。）喔！他說？（弟子：Yeh! 同意了。）OK! 那就這樣子就圓滿了。那麼下去的時候拜佛，謝謝佛了，也不多講話。

（弟子：拜佛之後，要開始……）就先念那個讚，念完了那歌之後呢，那不「南無增福壽菩薩摩訶薩」？拜三拜就得了。（弟子：好。然後這個講演是……）啊？怎麼？甚麼講演？（弟子：師父是不是給講演，之後？）今天哪？今天完了之後還可以講一講，講一點《大乘起信論》。（弟子：OK!
就這個，也沒有甚麼儀式，然後才開始《大乘起信論》。）嗯？不不，沒有甚麼。拜佛。（弟子：……）

五者為示方便消惡業障善護其心。遠離癡慢出邪網故。六者為示修習止觀。對治凡夫二乘心過故。七者為示專念方便。生於佛前必定不退信心故。八者為示利益勸修行故。

第五種的因緣，因為要指示這個方便法門，令一切眾生容易明白，容易修行，消除這個惡業障。這個惡業障，是障道的因緣。你想要修行，它就障著你；障著你，令你不發心修行。「善護其心」：好好地保護你這個真心，維護你這個真心。「遠離癡慢」：遠離這個愚癡和這個我慢，貢高我慢。這個愚癡，做出事情來，自己還不知道呢！做錯了，自己也不知道。這叫愚癡。「出邪網故」：出去這個邪見網。邪見就好像一個那個網羅似的，捆著你；把你捆著，不容易出去。所以現在作這個《大乘起信論》，就叫你出去這個邪見網這個緣故，這是第五種的因緣。

第六種的因緣呢，「為示修習止觀」：因為指示明白你這個修習止觀的這個人。「止」就是停止；「觀」就是觀察。停止而觀察。你止；止甚麼？就止你的妄想。你不打妄想。觀甚麼？就觀你的妄想，你把妄想停止了，然後又觀察你這個妄想，從甚麼地方來的？這個妄無自性；這個妄想，沒有自己的體性，所以你一觀察它，它就沒有了。你常止、常觀就常生智慧；常生智慧就沒有愚癡了，這修習止觀。「對治凡夫二乘心過故」：這凡夫和二乘，都有這個妄想的「心過」。這心，盡打妄想，這是心裏頭的過錯。凡夫一念起貪心，一念起瞋心，一念起癡心，這都是些過錯；二乘要修行，要證果，要做自了漢，這都是心的過錯。

「七者為示專念方便生於佛前」：第七者為的專念方便，專心來念這個方便法門。「生於佛前」：用這個方便法門生到佛前。甚麼方便法門呢？就是念佛法門；用這個念佛法門來生到佛前。「必定不退信心故」：決定不退失你這種大乘的菩提信心的緣故。所以這是第七種的因緣。

第八種的因緣呢，「為示利益勸修行故」：為的指示這個有甚麼利益；你要修行就得到甚麼好處。勸人修行這個緣故，這種的因緣。有這八種的因緣，所以說這個《大乘起信論》。

有如是等因緣。所以造論。問曰。修多羅中具有此法。何須重說。答曰。修多羅中雖有此法。以眾生根行不等。受解緣別。所謂如來在世。眾生利根。能說之人色心業勝。圓音一演異類等解。則不須論。

「有如是等因緣」：這個馬鳴菩薩說，有這八種的因緣，「所以造論」：所以就造出這一部《大乘起信論》。「問曰」：又有一個人又問了。說，「修多羅中」：「修多羅」是梵語，此云叫經。就說經中「具有此法」：說經中有這種的因緣，有這種的法，「何須重說」：何必又再多說一次呢？

「答曰」：這個馬鳴菩薩就答這個問者，就說了。說，「修多羅中」：說在這個經中，「雖有此法」：雖然有這種的法，「以眾生根行不等」。眾生的根性，就是有有智慧的，有有愚癡的，有有善根深厚的，又有有這個業障深重的，所以「根行不等」，不一樣。「受解緣別」：他領受明白這個道理，這種因緣，也不同的。

「所謂如來在世」：所說的這個佛在世的時候，「眾生利根」：這個眾生根性都來得利，都是聰明有智慧的。「能說之人」：能說這個經典這個人。「色心業勝」：這個色有八十種好、三十二相。「心」有大圓鏡智、妙觀察智、成所做智、平等性智。這三身四智、五眼六通，這個色心業勝，他這個業果殊勝。「圓音一演」：他這個「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你佛說法，人聽著也懂，菩薩聽著也懂，那個神聽著也懂，鬼聽著也懂。啊！那個畜生聽著也懂，那個雀鳥聽著；他也是給那個雀鳥說法，所以一音演說法。

一音就是圓音；圓音也就是一音。這個「圓音一演」：這個圓滿的這種法音，一演說，「異類等解」。「異類」就是不同種類的，不是單單人，就非人類也都明白了。「等解」就是都明白了。「則不須論」：所以，在佛在世的時候就不需要這個導論。

若如來滅後。或有眾生能以自力廣聞而取解者。或有眾生亦以自力少聞而多解者。或有眾生無自心力。因於廣論而得解者。亦有眾生復以廣論文多為煩。心樂總持少文。而攝多義能取解者。如是此論。為欲總攝如來廣大深法無邊義故。應說此論。

那麼佛在世，佛說法不需要造論。那麼現在佛滅度了，「如來滅後」，「或有眾生」：或者有這一類的眾生，「能以自力」：能以他自己的力量，「廣聞而取解者」：他多多地聽；聽得多，他就明白這個道理了。「或有眾生」：或者有這一類的眾生，「亦以自力」：他也用自己的力量，「少聞而多解者」：他聽得很少而明白得就很多，這一類的眾生。

「或有眾生無自智（心）力」：他沒有自己的智慧，也沒有力量，「因於廣論」哪：他得到這廣多的這種的論議，「而得解者」：得到這個明白了。「亦有眾生」：也有這一類的眾生，「復以廣論」：用這個廣多的論，「文多為煩」：這個論多了，這個文也就很麻煩的，記不清楚了。「心樂總持」：心裏好樂這個總持。「少文」：很少的這個文字，「而攝多義」：而其中攝含著多種的義理，「能取解者」：能明白的。

「如是此論」：因為這個，所以這一部《大乘起信論》，「為欲總攝如來」：總攝持這如來所說的這廣大深法。「廣大深法」：這種的深法，「無邊義故」：沒有邊際這種義理，「應說此論」：所以，就應該說一說，造這一部《大乘起信論》給眾生來看。

我給你們說幾句，方才講的是大乘。甚麼是大乘呢？就是方才講的就是大乘。你再要問甚麼是

大乘呢？就是沒有一個乘，才就是叫大乘；要有一個乘，那就是變成小乘了！因為沒有，所以你說，說不出來小；也說不出來它是大，所以給它起一個假名字，叫一個大。這個大的名字也是假的。那麼說，甚麼是真的呢？甚麼都是真的。要你明白了，你明白大乘了，就甚麼都是真的；你沒有明白大乘，甚麼都是假的。你要把大乘明白了之後，那個甚麼都是中了；又要找那個中道了。你要盡騎著那個大乘跑，一天跑到晚，跑得很辛苦的，也不得休息。那麼你要是在這個大乘，你要知道了，找著「中」乘了，這就不辛苦了。

那麼說這個中乘，是三乘之一的小乘、中乘、大乘啊。不錯！可是我說這個「中」乘，是中道的中，不是中間的中；中道了義，也可以說是中，也可以說是總；是個總乘，總其大乘，總其小乘，總其中乘。啊！把他都總起來。這個乘呢，就是最上乘；最上乘，沒有再比他再上了。所以，這又可以叫上上乘，又可以叫總乘，又可以給他起個名字就叫佛乘。那麼這個《大乘起信論》，你先要生起這大乘的心，然後才能得到這個總乘。這個總乘，總其小乘啊。

已說因緣分。次說立義分。摩訶衍者。總說有二種。云何為二。一者法。二者義。所言法者。謂眾生心。是心則攝一切世間法出間法。依於此心顯示摩訶衍義。何以故。是心真如相。即示摩訶衍體故。是心生滅因緣相。能示摩訶衍自體相用故。所言義者。則有三種。云何為三。一者體大。謂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減故。二者相大。謂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三者用大。能生一切世間出世間善因果故。一切諸佛本所乘故。一切菩薩皆乘此法到如來地故。

方才在講這個「大乘立義分」，其中很要緊的有三，就是體、相、用。這個體怎麼大呢？你不要照這個文上念；念來念去的，人聽著也還是不太懂。你要講，講那個地方呢，不要講多了。這個體大，就講一句就得了。

怎麼叫體大呢？不增不減故。因為它沒有所增，也沒有所減了。這個體既然沒有增，那麼是最大的了；既然不減，也是最大的了。再沒有比它大的了，所以這個體大，你就講這一個不增不減，這就是體大。

那麼，第二這個相大。怎麼叫相呢？相者，實相也；實相者，無所不相也，沒有所不相。你看！那麼它的這個性量，沒有邊際，沒有數量那麼多性量的功德。這不「無量性功德故」？為甚麼說它相大呢？就因為它無量性功德。你不要講前邊那一句，就講這無量相功德故。所以「無量性功德故」，所以這相大。這個性就無量了，這功德也無量，所以這個相大。

體、相。相就是它那個樣子；體就是它那個法體；相就是它法的樣子。好像我們這個身體，我們這個身體不能是說身的樣子，祇是說身體。那麼那個樣子，喔！他說，他那個樣子是很美麗的！啊！very handsome，這是他那個樣子。你不能說他這個身體very handsome。你說他那個樣子very handsome，啊！very beautiful。是不是啊？這就是這個相了。相就是一個樣子；體就是那個法體。相也就是那個法的樣子。

用就是它有甚麼用處。有甚麼用處？這個也就講這一句就得了。所以講經，你就看它這個要緊這一句；一句甚麼呢？這說，「用大。能生一切世間出世間善因果故。」它為甚麼用這麼大呢？就因為它能生長世間的因果，和出世間的因果。這個世間因果和出世間因果，有善因果，有惡因果。這是善因果；這個善因果，所以這用大。講這體、相、用，因為這個立義，有這體、相、用三大的緣因。所以，要說這個《大乘起信論》。

*　　*　　*

那麼今天，這果逸，她本來盡想逃跑來著。她那個逸也就是有一點跑的性質，就要不做工！但是她看師父在這兒，她也不敢跑。她懂得逸；逸就是跑了。這個今天也不敢跑，所以我就抓她來上陣，先講一講這個《大乘起信論》。那麼講的還大致還不錯。不過就是因為大約有幾個出家的人，有一些個在家人，有一些個研究佛法很久的，有一些個沒有研究過；她也不知道誰的這個佛學有多深啊，誰的佛學有多淺，所以心裏總有點戰戰兢兢的這種情形。那麼但是還講得可以。

那麼，為甚麼我叫她這麼樣講呢？譬如，每一部經都要等著這個法師來講過；聽過之後才會講，那是個死法師，不是個活法師。為甚麼呢？祇會用死的東西，不會用活的東西。祇會好像那個貓捉老鼠，祇會等著捉死老鼠，不會捉活老鼠。所以，這是沒有用的。你一定要學得會捉活老鼠，然後才能會捉活龍，會抓活虎。上山擒虎豹，入海斬蛟龍：到山上去把那虎豹給斬了牠，給抓住牠；到海裏把那個蛟龍，拿出智慧劍，把那個蛟龍也給頭給砍掉了牠，這才行呢！

*　　*　　*

怎麼她沒有翻譯她那個 eat a lot Marijuana（吃很多大麻菸）？她不會 eat Marijuana；她是 eat a lot honey（吃很多蜂蜜）。為甚麼我知道呢？我看見她那個房裏邊那個floor（地上）統統都用那個 honey painting（用蜂蜜漆的）！用 honey painting floor，所以如果 honey不是太多了，怎麼可以用它來 painting floor？她又說了，她說是那個小孩子到裏邊去吃，不小心灑到樓板上了；不是 painting（漆）樓板。是因為那小孩子他自己吃，不小心把這個蜜糖都灑到

floor上了，所以變成
floor也用這個蜜糖來painting！又，他因為他自己一個人在那兒，很孤單的，很孤獨的，lonely，所以願意招兵買馬，聚草屯糧，願意把所有的螞蟻都到那兒和他做伴去，叫所有的螞蟻都到他房裏去陪著他修行。那是不是這樣子，不管了！

（……）甚麼地方啦？（弟子：講到解釋分。）解釋分都講了？講到哪個地方？先講這個第十三個祖師，講完了你們好做第十三個雜誌。講完這第十三個祖師，再講這個《大乘起信論》。在本堂出這個《金剛菩提海》，現在到一般人不歡喜的這個數目上；不歡喜這個數目，這是西方人所不願意說的這個數目。那麼不願意說，我們現在也要說，這個數目是多少呢？就是十三。這個十三，數目是十三。

那麼這兒又有一位祖師，也是第十三代祖師。這位祖師就是第十二代祖師西塔光穆禪師的法徒。他接受這光穆禪師的這個心印的妙法。甚麼叫心印呢？這個心印就是印心，以心印心，心心相印。又叫以心傳心，這個法門必須要開悟了之後，才能接受這種的法，才能以心印心。所以在你沒有開悟的人，你絕對不會明白這種的法門；就是我講給你聽，你也不會明白。如果你要明白了的話，那你就是開悟了。那麼有這麼一個人，就想冒充開悟，假裝著開悟了。所以我這麼一講，他說：「喔！是這麼一回事！我明白了。」其實怎麼樣呢？他那兒做夢呢！還在夢裏頭說夢呢！

這一位祖師叫如寶禪師。如就是如來的如；寶就是三寶的寶。他住在資福寺。這位禪師很少說話的。誰問他佛法，他就說一個字，不說多了。有的時候說多，也是說得很簡單。在這位禪師一生的時候，他的母親就做了一個夢，夢見印度這位達摩祖師，到他家裏來了。來幹甚麼呢？給她送一個小孩子來。這個小孩子不說話。那麼幹甚麼呢？就在那兒拜佛，和他家裏的人誰也都不講話。於是乎，以後就出世了。那麼出世，他家裏父親、母親就知道這個小孩子一定是會做和尚的，那麼一小就把他送到資福寺裏出家去了；出家，以後，他就接這個光穆禪師的那個心印妙法。

光穆禪師對他很認識的，所以就傳給他法；傳給他法，他就在資福寺裏做住持。有一天，就有一個和尚就問他，說是：「請問和尚，這個衲僧的急切處是甚麼？」「衲僧」，就是出家人；這個出家人穿著這破衣服，這叫衲僧。「急切處」，就是他最要緊的地方是甚麼？你說，這位禪師怎麼樣答覆他？你們大家都很有智慧，可以替這一位不說話的禪師來做一個答覆，答覆他。那麼這位禪師就說了，說是就是你這一問，這就是衲僧的急切處。你現在問的就是衲僧的急切處，因為你要問嘛！這個請法這個人就說：「在我沒問之前，和尚，你怎麼樣說呢？」這個如寶禪師就說了一個字，說甚麼呢？說：「噫！」就說這一個字。這個噫，噫，就是一個驚嘆詞，就喔！這麼樣。噫！

那麼又有一天，有一個人又問他，說是諸方，就是各大叢林，都有它的妙用處，我不知道和尚你的家風是怎麼樣？家風，你的家裏這個風氣，是怎麼樣。他說：「飯後三碗茶。」他答覆了，說我的家風沒有旁的，就吃完了飯呢，喝三碗茶，這是我的家風。

那麼有一天，又有一個學人來問，問他甚麼呢？說在這個諸方叢林裏頭，有的這個拈槌，就拿著那個打鼓那個槌子，或者豎拂。拂，就是那個白拂手拂的那個拂塵。說豎拂，就這麼往前一舉這個拂。這是甚麼道理？你說，他說甚麼？他又說一個字，他說：「啞！」就是那個啞吧的啞。那麼究竟是怎麼回事呢？你們各人去研究這個問題去。

又有一天，他拿起他坐的那個蒲團；拿起他坐那個蒲團，就是打坐的，那個有一個圓的，用棕織的那種蒲團，打坐的，他就拿起來了；拿起來，就對大家講，說是十方諸佛，一切菩薩和入理的聖人－－入理的聖人，就證得這個理的這種聖賢，就是阿羅漢之類的－－皆從此出啊！說都在這個地方出來了。你們大家看看，講甚麼？大家誰也不知道他這是怎麼回事。沒有話講，這都變成啞吧了，都啞了；沒有人講，他就把這個蒲團放到地下就坐了，就坐到這個蒲團上。這一些個人也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有一天，他又把這個蒲團頂到頭頂上；頂到頭頂上，他問大家，說：「你們說，這是怎麼回事？」哎！大家也不會講。完了，他又放下，又坐了，坐下。所以在這個讚頌，他的這幾句讚，說得很好。我念了八萬大劫的時間，才把這幾句偈頌記住，現在我來念給你們聽聽。

他說，這是誰說的呢？這是虛老說的，說：

資福濃茶　飯後三碗
和尚家風　噫啞瀝款
佛聖菩薩　蒲團充滿
一齊坐卻　是非不管

「資福濃茶」：說這個資福寺這個茶呀，那個濃茶就是 very strong的，那個茶太strong了。「飯後三碗」：吃完飯呢，要喝這三碗茶。你能喝這三碗茶就在這兒入，喝不了這三碗茶就邁單，就走。「和尚家風」，這一位和尚的家風，「噫啞瀝款」：就是噫和啞這兩個字。瀝，就好像水灑到這一切的人頭上似的。款就是這個樣子。「佛聖菩薩」：佛和聖人，和菩薩。「蒲團塞滿」：這個都把他塞到他這個蒲團裏頭。把佛啊、聖人哪、菩薩都裝到這個蒲團裏頭！「一齊坐卻」：不論佛啊，是菩薩，是這個聖人，他都坐下。他

坐到這個蒲團上邊，也「是非不管」：也不管是，也不管非。因為沒有是、非了，所以他這就不管了。

那麼凡夫也這樣坐了，就不行了；他可以的。因為他的這種地位和佛、聖人、菩薩都是一樣的，所以他敢這麼樣坐，是非不管。我用了八萬大劫的時間念會了，現在我念給你們聽，大約這個連八秒鐘，你們都不需要，就可以聽會。

我們各位在這個地方，要特別注意，為甚麼如寶禪師他可以把佛啊、菩薩、聖人都坐到他的座下？因為這位禪師已經到無人無我的程度上了，所以他可以這樣做。如果你我這樣做，那就是一定要下地獄的。為甚麼呢？你對於三寶不恭敬。你沒有到無人無我的程度上。

你們記得，我以前講這個四祖，去見牛頭祖師的時候；這個牛頭祖師在那兒坐著，這個老虎陪他打坐。老虎給他看門口，就像看門的狗一樣。四祖到那個地方，一看見那個老虎，心裏就有一點恐懼了。啊！定力就差一點。這個牛頭祖師就說他，哎！你還有這個呢！啊？那麼四祖就在這個牛頭祖師那個座上，就寫了一個佛字；寫了一個佛字，牛頭祖師就不敢在那兒坐了。啊！四祖就說了，說，喔！你還有這個呢！所以，這個差之一點，就不夠火候了。

雖然牛頭祖師有老虎給他做同參，做伴，在那兒保護著他，還沒有到這個資福如寶禪師這種的程度上，所以，這裏邊的分別就很少很少的，所以方才這個果逸說是我們都把這個佛坐上了。那是不行的，那祇可以如寶禪師；我們還要再修行八萬大劫之後，或者可以。

說：「喔！那太長囉！」哎！你想它短，你在一念之中就可以超過八萬大劫。一念超過八萬劫；八萬劫也沒有一念那麼長。你看看！所以，你們不要以為八萬大劫就是很長的。哎！都不要到明天，祇要你有這種定力，可以了。

今天哪，有幾個外來的客人，那麼可以開一個方便的法門，問問他們哪一位有沒有甚麼問題，可以提出來討論一下。如果我要是沒有智慧，答覆不出來，那麼你們這一些個有智慧的人，可以替我答覆一下。那個Everyone, if have interest question, can, what? Turn on?
就這麼說，問問他們，他們誰有甚麼問題沒有。

（弟子：Does anybody have any question?）（答：Yes, I was wondering what the ritual walking around in the room..., and some ... was.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be here.）他說甚麼？比他智慧還大？……比他大。（弟子：What we were doing, when we walking around? We were just reciting Buddha's name.）（問：I see. And what was the point by doing that? I don’t understand it.）（弟子： the point by doing what?）（問：reciting the Buddha's name.）（弟子：That's bringing to ...）他說甚麼？這個不需要翻譯，不過知道就行了。我知道你會，可以講給他聽。

（弟子：For one reason, you recite Buddha's name is that if you recite somebody, if you remember somebody, they'll remember you. You know, ... if you remember somebody, think about they a lot, they'll think about you a lot. And since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around, we wouldn't want to get ... and ..., we won't want to do, so put that line, so we call, we remember Buddha to just make sure that Buddha remembers us.）（問：But why are we walking? ...）你給答覆她。（弟子：When we are walking, it's harder to fall into sleep.）站著也一樣睡，你站著睡好多次？

這就叫經行。怎麼叫經行呢？因為我們在那兒拜佛也拜得時間久了，在那兒念經也念得時間久了，我們不妨在那兒經行，走一走；走一走，這又叫休息，又叫運動。運動，令你這個身體，不是常常在那兒站，它這個血都凝結了；血的凝結，會有半身不遂的病發生。那麼你這一走呢，這個身體又活潑起來，不會有任何的毛病發生。這是修行，既然修身又要修心。

念佛呢，就是修心；走路呢，就是修身。修行，就是叫你不要懶惰，就是叫你不要貢高，就是叫你不要我慢，就是叫你沒有自己，不要把自己看得比天、地都大了。本來自己比天地大，但是不可以有這種貢高的思想。不是累得
sleeping（睡），那個血會凍結；那個血凍成冰了，是這個意思。運動。

（弟子問：……）等答覆這個完了之後就散了。還有你本來，你不要想你自己比天地都大。本來你比天地大，我們人比天地大，但是你不能這樣想；你有這樣想，就是個貢高，就是個我慢，就是一個自己看自己不得了了。喔！我是個總統！你是總統，是大家幫助你做的總統；絕對不是你一個人可以做總統的。所以，不可以有這貢高心。還有甚麼問題沒有？（弟子：somebody else has a question. Someone: I do. Do you think
...）（弟子：問他是不是幫助人他的……成長？或者就是在那兒打坐可以開悟。）（弟子：這個問答，問問題和答覆這個問題，這是不是幫助人開悟，就是那個就是在（……）我們現在這個問題是幫助你們不開悟。那就是我的 answer（回答）。

（問：Are you a
...）他說甚麼？（弟子：就是那個……這是出家人的問題。那麼這個（……），我們不是這個樣子。我們和天主教是不同的，我們和地主教也不同的；我們是人主教。頭先說方才所以開這個方便法門，我已經告訴你們是方便法門。在這個方便法門裏邊哪，沒有甚麼法可談，都是方便

法。所以你說開悟也可以；你說不開悟又可以；你說開不開悟都可以。（弟子問：甚麼方便？這方便是甚麼）他想甚麼就是甚麼。問：One question. I noticed that three Buddhas' statues back over there and right hand's in different position each one. Could you tell me what that
means.）（中譯：他說那每一個佛像這個手是不同的。這有甚麼不同，這裏邊。）

這也是和人一樣的。為甚麼這樣說呢？這是絕對合理，絕對是平等。因為佛，你不要認為他是佛；佛就是人，人就是佛；佛也就是鬼，鬼也就是佛；佛也就是天，天也就是佛；佛就是修羅，修羅就是佛。這個十法界眾生，有地獄、餓鬼、畜生這三惡道；天、人、阿修羅這三善道；那麼有阿羅漢、聲聞緣覺、菩薩、佛這四聖。這四聖六凡都是可以互相去做的。

佛是人做的；佛不是在天上生出來的，也不是在地下長出來的，是人去修行成的。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資格可以做佛。祇要你去修行，就可以做佛。絕對，佛沒有說是祇可以我做佛，你不能做。沒有這個道理！那麼祇要你肯修行，就可以成佛；你要不肯修行呢？那你就不能成佛。所以這個佛，不是佛成的佛，是我們自己成的佛。所以這個佛和人，是沒有分別的，不過佛是有智慧的，我們眾生現在是愚癡的。因為佛有智慧，所以，人人就都要跟他學習；因為我們愚癡，所以就沒有人跟我們學習，就是這樣子！

已說立義分。次說解釋分。解釋分有三種。云何為三。一者顯示正義。二者對治邪執。三者分別發趣道相。

在前邊已經講說這個立義分這個道理，那麼現在再講說這個解釋分。「解釋分」，就是把立義再解釋明白一點。在這個解釋分裏又分出來三小科。這個解釋分有三，這就是標明了這個解釋分有三種。「云何為三」：云何為三呢？這是徵問詞，徵問說，怎麼叫有三種呢？

「一者顯示正義」：這個第一種就是顯示正義。甚麼叫正義呢？就是這個真如平等的心，這是正義。

「二者對治邪執」：甚麼是邪執呢？邪就是不正當的執著。那麼有兩種：第一是我邪執；第二呢，法邪執：執著我，執著法。執著我的人，對我相就看不空；執著法的人，對法相也看不破，所以這叫邪執。

「三者分別發趣道相」：第三者，要分別這種發菩提心，趣向這個無相道果這種的相。這第三種。

顯示正義者。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云何為二。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生滅門。是二種門皆各總攝一切法。此義云何。以是二門不相離故。

「顯示正義者」：顯示這個真正的這個義理。「依一心法」：他依照這一種心法；這個心法也叫「法界」，也叫「真如」，也叫「如來藏」。「依一心法。有二種門」：在這一個心法，分別出來有兩種門，這是總標，總起來標明了這兩種門。「云何為二」：這又徵問了，說怎麼叫有兩種門？

「一者」是「心真如門」：這第一就是心的真如門。這個真如也叫如來藏性，也叫一真法界。「二者心生滅門」：二者是這個心，隨這個染緣就生滅，有生滅門。隨這個淨緣，就是真如門。「是二種門」：這兩種門－－無論你是真如門、是生滅門，這兩種門「各總攝一切法」：那麼一切法，都從這個二種門裏頭總攝著。「總攝」，就是總包括在這一切法。「此義云何」：這個道理是怎麼樣子呢？

「以是二門不相離故」：因為這雖然說是兩種門，但是還是一個。真如和這個生滅他不相離故，不相捨離。那麼這個生滅，是依著真如來生存的，也就是在《楞嚴經》所說的

一念不覺生三細　境界為緣長六粗

在這個，本來是真如，真如甚麼樣子？真如沒有一個樣子，也沒有一個顏色，就是一念的真心。那麼本來是本覺，因為生了一念的無明，就變成有這個妄了；有妄就有生滅了。所以雖然生滅，也沒有離開這個真如；雖然真如，那麼也包括裏邊有這個生滅。這個生滅和真如不相離故：這兩種的門是不相捨離的。那麼這個真如是隨緣不變。那麼常隨緣，他常不變；常不變又常隨緣。真如也就是如來藏。

這如來藏，可以這樣講，是這個藏（zang-4ㄗㄤˋ）字，可以當一個藏（cang-2ㄘㄤˊ）字講。藏（cang-2ㄘㄤˊ）就是隱藏起來了；隱藏起來，就是人看不見的。人所看不見的，這叫隱藏起來。甚麼隱藏起來呢？這個如來隱藏起來。如來怎麼樣隱藏？隱藏到甚麼地方去了呢？這個如來啊，隱藏到眾生的心裏去了，所以才說「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

為甚麼有如來的智慧德相？就因為這如來藏在眾生的心裏。這個心裏有一位如來在這兒藏起來，所以也就是如來的心。如來藏，又可以叫如來的心，也可以叫如來的性。這個具足一切的功德，具足一切的智慧。這種功德是無窮無盡，這種智慧也是無窮無盡的。功德和智慧，也就好像這個財寶一樣。這個如來藏也就是一個大寶藏。這裏邊七寶都具足：金、銀、琉璃、玻璃、

硨磲、赤珠、瑪瑙，都在這個如來藏性裏頭所包含著。所以我們這個心裏頭，具足一切的法寶，一切的僧寶，一切的佛寶。所以，叫如來藏。

那麼有的時候，你要修行，把這個如來藏性發掘出來。這一位如來他藏不住了，現出來了。這好像我們開礦，得到這個寶藏，得到金礦，得到銀礦，得到琉璃的礦，得到啊這個赤珠、瑪瑙這種種的礦，得到金剛鑽的礦。那麼得到這個種種的礦，所以叫如來藏。我們現在講這個真如，也就屬如來藏的別名。這如來藏好像個大礦產似的，我們還沒有發掘出來。我們要發掘出來，證得這如來藏性，那時候就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三覺圓，萬德備，所以就稱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就都現出來了。

那麼現在我們為甚麼沒有現出來呢？為甚麼這個如來藏起來了？就因為我們沒有修行，沒有用功修行，沒有開這個礦；這個礦沒有開，所以就有很多這個不乾淨的東西，在這個礦上邊遮蓋著，所以就有了生滅了。有了生滅，你要是發現自己這個寶藏，把這種染污的沙泥土都拿到一邊去了，那麼現出你本有的這個智慧礦，你就證得如來的智慧德相了。

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

這個「心真如者」：怎麼這個真心又叫真如呢？這個心真如門是怎麼一回事呢？「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這個心的真如門，就是一法界。這一法界：法界也就是真心；真心也就是法界。這個法界雖大，心量和這個法界是一樣大，所以叫「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這叫「大總相法門體」。這是法界所有一切的世出世法、一切色法、心法的總相。「總相」，就是一個總括起來，總體相，沒有分開，這叫一個總相法門體。這個總相法門體，也就是我們一念的真心，也就是這個真如的體。

「所謂心性」：所說的我們這個心性，「不生不滅」：它也無所生，也無所滅。因為它不生不滅，所以這個體就是個道。「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那麼這個總相門，沒有分別的時候，就是叫大總相門，又叫真如門。那麼等這個妄念一有了；一有這個妄念了，「唯依妄念而有差別」。生出這個妄，打了妄想了，就是那個無明了。一有這個無明了，就有了差別了；有差別相了，就不是總相門了。有差別相了，就變成生滅了，有生有滅了。本來是不生不滅的，但是依真起妄，有這個妄念一起來，就有了分別了。本來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這是個大總相門，但是一打了妄想，就有了分別了，有差別了！

「若離心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要離開我們這個心－－真心和這個妄念－－離開這兩種的話，「則無一切境界之相」，甚麼也都沒有了。我們所看的一切境界，都因為我們心裏生出的分別；我們心裏要沒有分別，這一切相也都沒有了。你見這個一切相，就著到這一切相；著到這個一切相，一切相就有了。這因為沒有離開心念；你要離開這個心念了呢？到那個本體上，就到那個大總相門上，那種境界呢，就沒有了。「則無一切境界之相。」

「是故一切法」：因為這個，所以這一切的法，「從本以來」：從那個根本上來說。從本以來，就是從那個法的根本上來說，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呀！言語的道路也斷了，心呢，你想要想甚麼，那也沒有了。心行處滅，都滅了，所以才說從本以來，「離言說相」：沒有甚麼可說的。

這一切法，從本以來。這一切法也就是那個大總相門的法。從本以來，從它那個根本那兒來說。離言說相，沒有話可說的，因為它是不立文字的。所以又「離名字相」，你名字哪，文句啊，也說不出來的。你有言語相了，就有文字相了；有文字相，就有名句相。現在言語相都離開了，所以這個名字啊，文句啊也都沒有了。

名字，你說它叫個甚麼名？你叫它說，喔！我知道，這是叫真如。真如，那是個假名了。根本那個法的本體沒有名字，你起出一個名字，那已經不對了。就到這種境界上，你說你還有甚麼貪心？有甚麼瞋心？有甚麼癡心？啊？甚麼心也都沒有了！你到那法的本體，和這個法界合而為一了，所以離名字相。

「離心緣相」：這個心裏，你攀緣：你不要說在外邊表現出來攀緣，你心裏這個攀緣相都沒有了。為甚麼呢？言語道斷了。言語，那個所說話道路沒有了，斷了。說那啞吧，他是言語道斷了？不錯！那你就學個啞吧了！你要真能學啞吧，那也就到那法的本體上了。但是，你絕對學不了的。有一天不說話，你憋得啊！覺得我有很多話要和人講。啊！和誰說呢？要找一個對象了。哈！

*　　*　　*

在香港現在有一個慧德；慧德法師，這個是個阿羅漢境界，是個這個獨覺的境界。他，以前我想要到暹羅的時候，他不叫我去暹羅，要和我打同參；打同參，住山，打同參去。我說你參悟你的；我參悟我的，怎麼可以同參呢？他，完了，喔！是有一點明白了。就這人，我就說你參你的，我參我的，怎麼可以同參呢？你參你慧德；我參我安慈，我對他講，怎麼可以同參呢！完了，他明白了；明白了，於是乎不叫我。他叫我去暹羅。

那麼他就在香港各處住。住，他天天是坐單；坐單，因為不會用功，他坐得吐血。吐血，所以修行不是說是，哦！我用功就一定成；用功一樣有魔障。他用功用功就吐血；吐血，他也用功，他還是用功。他也不受人供養，也不拿錢；到甚麼地方住，除非你不麻煩他，不去囉唆他，不和他講話，這麼他在那兒住好的，好好地在那兒住。你有一個居士和他一講話，他就跑了，再就不在這兒住了。或者你有一個居士來供養他，或者拿一盒餅乾哪，或者拿一點錢哪，去供養他。啊！他看都不看就跑了，不在這兒住了。他認為這個就是麻煩了！

那麼在大嶼山寶蓮寺住了幾年，又在萬丈瀑那兒也住了大約住有一年呢、半年。不知道以後哪一個居士給他添麻煩，他就跑了；我都不知道，他就跑了。因為這個人呢，他真修行，這一些個居士也專一想要供養這個真修行的人。各處找啊，變著方法來找他；找他就要供養他。一找著他，他就跑了；一找著，他就跑了。你看！這才是真正修道的本色呢！不是一天到晚和居士囉囉唆唆的，沒有話也擠出來幾句話來攀緣；不是的。

他現在在香港東林念佛堂那兒住呢。住啊，吃飯吃人家剩下的飯；人家不吃的飯，哎！他拿來吃。如果不給他這個飯吃，他就不住了，他就走了。那麼穿衣服穿得破破爛爛的，住房子住在那麼一個小小的小茅棚。他吃完了東西，把門一關，也不和人講話，一句話也不講。那真是他言語道斷了，真是想裝啞吧了；不是像這個假裝。他真要啞吧了，真要啞吧了，不講話的。他說話的聲音很小的，好像沒有氣了似的！大約他不說話的原因，也就因為沒有氣。他一說話，就好像你要咬到你耳朵上，才可以聽見他講話。

那麼不是像你們這一班人，跑到佛堂裏大喊大叫，超兒八喊的。說我不叫在佛堂講話，就專門跑到佛堂裏來談話；專門跑到佛堂裏來，哎！這麼一見著我，哦！嚇得，知道犯規矩了，害怕了，就跑了。這個已經是不守規矩了。那麼守規矩的人，你要尊重佛，尊重法，尊重僧，不可以攀緣。

好像這慧德，在香港，這是第一個修行人。還有第二個，就是恆定。這恆定呢，我離開香港這麼多年，他也不攀緣，也是一天把門關起來，誰來他也不見，不和人囉唆。那麼有他一定的護法，到時候給他送米去，送吃的，送用的東西。這就是言語道斷了，不講話了。說是那會不會餓死？連話都不講了，還管他餓死幹甚麼？啊？餓死不最好了嘛！說，那我不行。你要行啊，你就是得到真如的本體了。

離心緣相，心裏都不攀緣了；不是像那個某某的修行，沒有吃飯，打妄想，有人給我送點供養來可不錯。啊！這一打妄想，就送來了。這就叫「心緣相」，心裏有緣慮，有攀緣思想。

「畢竟平等」：究竟它是平等的；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無有變異」：這個大總相法門體，它是不變的，沒有變異的。「不可破壞」：你沒有法子破壞它。它根本就無相的，你有甚麼可破壞的？「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因為它沒有相，所以你沒有可破壞的。說，我知道，那當然是甚麼也沒有。你要能甚麼也沒有，那也沒有人破壞得了你。

「唯是一心故名真如」：就是一個真心，一個真心的本體，所以給他起一個名字，起一個假名字，就叫真如。（……）

那麼以後，每逢有
lecture（講法）的時候，或者有甚麼法會的時候，找一個（……）發菩薩心的人做修羅，在這個門口那地方。外邊現出一個修羅的樣子，裏邊呢，存著一個菩薩的心，那麼看著門口，保護我們這個道場。這是很要緊的。那麼這甚麼樣的人呢？這個人，面最好很惡的，心裏很良善的。你們看你們哪一個能做這個責任，也可以發心，坐也坐到門口那地方。拜佛的時候，在門口那兒也放一個拜凳，在那兒拜。這發菩薩心就是護法菩薩；發修羅的心就是現這個修羅的相，而教化眾生。因為現在外邊來這些個給我們添麻煩的人，都是一些個修羅的樣子，所以你們看看誰可以做這個，那麼就發這種菩提心。這是我們護持道場很要緊的一個責任。

那麼我前幾天講，說這個左右的問題，今天我看見這個男人都站在這邊了。以後我們不要分得太清楚了；分得太清楚了，也很麻煩的，令人打妄想打多一點。啊！又說站對了；那個說，喔！他站錯了；那個說，啊！站得不對：那麼妄想很多。以後，還是這麼分而不分；不分而分，這種的境界是很高的。你要無相即菩提，你沒有我相；男不知道是男的，女不知道是女的，能以這個樣子，那就是離道很近了。所以，你本來是個男人，說自己是個比丘尼，那你就站到比丘尼一塊去囉！你本來是個比丘尼，說我原來是個比丘，那你就站到比丘一起去。沒有甚麼問題。

那麼這邊呢，這是班首的位置，那麼常常要有人站到班首的位置上，好帶一帶班子，所以這一切法都無有定法。你要是有所執著，說有一定了，那就是個死的了。所以我現在就教給你們，教這個不定法：今天這樣子，明天那樣子，叫你們不知道是怎麼樣子好！

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但隨妄念不可得故。言真如者。亦無有相。謂言說之極。因言遣言。此真如體無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無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當知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故。名為真如。

「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你所能說出來的這個言語，都是沒有真實的；要是真實呢，你就說不出。你能說出來的，能用言語來表達出來的，這都是假的。在《金剛經》上說，說，「凡所

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那麼在這兒可以這樣說，凡所有言皆是虛妄，若見諸言非言，即見如來。因為這個道理是一樣的。所以你能以觸類旁通，你就明白佛法了；你要是，喔！那相是相，言是言呢……相是能看見的，言是看不見的；言是看不見的，也是虛妄的。

你能看見的和看不見的，凡所有有聲音的，這都是虛妄的；要無聲無嗅，那才是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無聲，你聽也聽不見；無嗅，你聞，它也沒有甚麼味道，這叫無聲無嗅。至矣，至到極點了，到極點了。盡矣，沒有了，甚麼都沒有了。你要能有所加，有所減，那都沒有至矣盡矣。

這既無加也無減，這就叫不增不減，也是不生不滅，也是不垢不淨的本體，所以才說，「一切言說，假名無實」：都是假名，沒有實在的體。

「但隨妄念不可得故」：你所說出來的，這都是虛妄的，都不是真如。「不可得故」：啊！你能說出來的，無所得。你說你得個甚麼？所以說無所得故，都是妄念，都是隨妄念而有言說；你要沒有妄念，就沒有言說了。所以妄念無實體，它沒有自己的本體。「言真如者」：就是給它起個名叫真如。這個真如，「亦無有相」：也沒有一個相貌。

你說真如是甚麼樣子？是多長啊？是多寬哪？是多高啊？是多矮啊？長短方圓哪？啊？這個真如是個方的，還是個圓的呢？沒有。那麼這個真如，又有沒有甚麼顏色呢？青黃赤白黑，它是甚麼顏色呢？也沒有的。所以這個真如，既然沒有一個形，又沒有一個相；沒有一個形，沒有一個相，你說他這有個甚麼？所以沒有相，真如也沒有一個體相在那兒。那麼沒有一個體相，是不是這個真如也是假的呢？這真如不是個假的；這是個最真的，也是個最如的。那麼沒有法子給它起一個其他的名字，所以就給它起個名字叫真如。因為沒有法不真，沒有法不如，所以叫真如。

「言說之極」：這個是言語道的那個極點，就是言語道斷了，心行處滅了。「因言遣言」：這個就是因為用這個言語來遣；遣開這個言語，來把這個言語又離開。因為這個言語，又要離開這個言語；遣離開這個言語，這叫「因言遣言」。「此真如體無有可遣」：唯獨到這個真如的這個境界上了，你就沒有可遣了。遣無可遣。你離無可離；遣無可遣，所以，這個它是真的，你破壞不了的，不可破壞的。它也不變易的。

「以一切法悉皆真故」：這為甚麼遣無可遣呢？為甚麼不能破壞呢？因為這一切的法，都到這個境界上，就到最真的那種境界上了。「亦無可立」：那麼說是它真，是不是還有一個可建立的東西在這兒呢？也沒有。亦無可立，沒有甚麼可以建立的，就令你知道的，所以這「亦無可立」。

「以一切法皆（同）如故」：這個前邊這個真，是無可遣的。這個如呢，是沒有可立的，因為它本來就是如。如，如是甚麼呢？如就是，就是這樣子。甚麼樣子呢？就是這個如的樣子，沒有再可以給它加加減減哪，生生死死啊，垢垢淨淨的這些個問題，所以「亦無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因為這一切法那個本體都是如的，如如不動。這個如就是個寂，寂然不動的樣子。「當知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哪：你應該知道這一切的法，「不可說」，說不出來。「不可念」，你也不可以用妄想來想念它。「故名為真如」：所以，沒有法子給它起一個旁的名字，祇可以給它起個名字，就叫「真如」。

問曰。若如是義者。諸眾生等云何隨順而能得入。答曰。若知一切法雖說無有能說可說。雖念亦無能念可念。是名隨順。若離於念名為得入。復次真如者。依言說分別有二種義。云何為二。一者如實空。以能究竟顯實故。二者如實不空。以有自體具足無漏性功德故。

前邊因為恐怕人執著，說一切法都是空，怎麼還有個真如呢？所以在這個論上就說，連真如也是沒有的，不過假名而已。這就是叫你這個人，學佛法的人離一切相。你能離開一切相，即一切法；你要不能離一切相呢，你就不明白一切法。你離開一切相，這就是一切法；一切法都是無相的，也無名的，就雖然有個名，你不要又執著這個名，來追究這個名了。這個名，名者是實之歸也。那個名是顯那個實體的，不是那個名就是實體。所以，你不要拿那個名，就是當那個體了。

好像你這個人，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名字。這個名字，你可以寫信寫你這個名字，到千里萬里，從這個國家飛到那個國家，寄到那個國家去，用信寄去了。你這個名到那個地方去了，但是你這個體；你這個身體沒有去，那祇是一個名字。你一定要這個身體去了，那才是這個名的本體來了。你要那個人沒有去，你就寄一個名字去，人祇知道你祇是個名字而已。這個真如也是這個樣子。這個真如就是那個本體，那個自性的一個代名詞，所以你不要在這個代名詞上再來用功夫。

好像，譬如舉個例子來說，我們這兒「果前」是個名字，寄信寫到臺灣去了。看著這個名字，這祇是知道有這麼個人，不能說，看著這兩個字，喔！這個人就是這樣子，就是這個兩個字這樣子。那就錯了！那個人還有一個人的樣子，所以這個佛法的本體，這個法還有法的樣子。那法的樣子沒有法子說得出來，所以，就用這個真如，來代表它的這個自性的本體，所以呢，才要這個即名離名，無可破壞，也不能建立。既然因為沒有一個可破壞的，也沒有一個可建立的，所以這是永遠存在的。

「問曰」：就問了，說「若如是義者」：說這個意思要是這樣子的話。「諸眾生等」：這所有的一切眾生。「云何隨順而能得入」：得怎麼樣子來學習。「隨」就是隨順，就是隨著學習，順著它這個道理去修行。「而能得入」：才能得入這個真如的裏邊去呢？這兒問了。

「答曰」：這答覆他就說了。「若知一切法雖說無有能說可說」：你要能知道這一切的法；這一切法就是世法出世法，色法心法，這一切法。這一切法就包括色法心法：色法就是有形的，心法是無形的。那麼這有形無形的，你要能知道，「雖說無有能說」，雖然說法，可是沒有一個能說的法，沒有一個能說的這個人。「可說」，也沒有一個可說的法。「雖念亦無能念可念」：雖然有一個念，但是也沒有一個能念，也沒有一個可念。「能念可念」，這都是妄念，不是真念，所以，也沒有可念。「是名隨順」：這個跟著這個佛法來學。

所以你們學佛法的人哪，不要以為，喔！我學佛法！這也沒有得到甚麼。你想得到甚麼？你得到的都是邋遢東西；你得不到的，那才是清淨本呢！你能得到；你能得到又有甚麼用？說，那我得不到又有甚麼用呢？你為甚麼要有用啊？有用和沒有用都是一樣的嘛！不過人呢，都是在這個沒有事情，要來找一種事情來幹一幹。無事找事，就是沒有問題要作出來一個問題了。本來你能離念了，那個生死就了了。但是你這個念不能離，這生死就不能了啊！生死不能了，就盡打妄想。啊！這個念，越念越多，越多越要念。能以離這個念了，這就是學隨順能得入了。「若離於念」：你要能離開這個念了，「名為得入」。你要離開你這個念了，這就得入了。好像這個小孩子，他也沒有離念呢；他要離開念呢，就飛上來。但是他不能離念呢，上也上不來。

「復次」：再給你說一遍，「此真如者」：這個所說的這個真如。「依言說分別有二種義」：講這個真如，要依照這個言說來講，有兩種的意義，有兩種的意思。「云何為二」呢？怎麼樣叫兩種呢？「一者如實空」：第一的就如實空，真好像空似的，實實在在好像空似的。實實在在的好像空，為甚麼呢？「以能究竟顯實故」：怎麼說實空呢？它是究竟能顯出這個實體來；能顯出這個實體，所以是實空。但是顯出實體來，這個真實的東西沒有形象的，法的本體那個妙處，你看不見的。

「二者如實不空」：第二，是實實在在的，它不空。為甚麼呢？「以有自體具足無漏性功德故」：它因為它有這個自體，但是你可也看不見。它能具足這個無漏，這無漏性功德故。無漏就是沒有這個無明了；沒有這個無明就沒有漏。你有無明，就有漏。甚麼叫有無明呢？就是你這個脾氣。你這個脾氣，那就是個大無明。你這個煩惱有小小的，那個心裏很煩悶的，那是個小無明。這個大無明和小無明，這就叫有漏。有漏，它就自性沒有功德了；你要是無漏了，自性就具足一切功德。一切功德法財，甚麼都在這個真如裏邊具足的。所以呢，有漏就沒有性功德；無漏，性功德圓滿了。

那麼學佛法的人學甚麼呢？就是學甚麼也沒有。你要有一點甚麼，就有罣礙了；你要甚麼也沒有了，就沒有罣礙了。你有一個房子，那你就有一個房子的罣礙。你有一塊地，就有一快地的罣礙。你有一件好的衣服，啊！這是狐狸皮的；這是貂皮的。啊！這是最名貴的一個皮衣服。啊！你放不下了。不像這個果速的媽媽，有一件皮衣服，她送到佛堂來，想要放下了。啊！放下，又有一點放不下，所以她叫果速給她寄回去。你看！放下，放不下，為甚麼呢？就是因為有這麼一件衣服。

這個衣服是蘇聯的那耗子的皮，那個在樹上跑的那個老鼠的皮。那麼這個老鼠，因為以前就歡喜穿人的皮，穿其他的皮，現在這個老鼠自己的皮也要被人家穿。所以，你有甚麼就有甚麼麻煩；你沒有甚麼就得到清淨了。我們學佛法的人，就是要學甚麼也沒有了：也沒有無明，也沒有煩惱，也沒有忌妒，也沒有障礙，也沒有貪心，也沒有瞋心，也沒有癡心了：這貪瞋癡的心要沒有的。你所有的就是屬於貪瞋癡；你甚麼也沒有了就沒有貪瞋癡了。

所以在禪宗裏頭講，說去年窮，還有立錐之地。這個錐子可以立起來這麼一個地方。去年窮，還有立錐之地；今年窮呢，錐也無，連這個錐子都沒有。連錐子都沒有了，所以也不需要地方來立了。連這個錐子都沒有了，所以，你看！這窮到極點了吧？這窮到極點，這是真正的富貴。你好像人哪，在這個世界上，說這是我的，那是我的。啊！房子也是我的，地也是我的，眼睛閉上的時候，甚麼都沒有了；等到眼睛閉上，你再知道沒有，那就晚了。這眼睛閉的時候，就是死的時候，不是說睡覺把眼睛閉上。那個睡覺把眼睛閉上，睡覺也就是一個小死；那個眼睛睜不開，常常閉著，那是一個大死了。

那麼睡覺的時候，你想一想房子也忘了，地也忘了，好衣服也忘了，甚麼都忘了；睡著了，甚麼都不知道了。啊！這房子被火燒了，也不知道；地被水給沖去了，也不知道。啊！衣服被賊給偷去了，也不知道，因為甚麼呢？睡著了啊！等醒的時候，啊！房子也沒有了，地也沒有了。啊！這衣服也被人偷去了！這煩惱就來了。唉呀！我，嘖！怎麼都沒有了？啊？為甚麼有煩惱？就因為你有。你要根本就甚麼也沒有，甚麼煩惱都沒有了。

所以，你要想沒有煩惱，就要學甚麼也沒有。所謂這個去年窮，還有立錐之地，那還有一點執著，今年窮呢，錐也無，一點執著都沒有了。啊！這真是自由。這真是啊，無罣無礙！你不要自己就說，喔，我今年呢，連錐子也沒有了。你要有這麼一個念頭，那你又有了。錐也無，根本就是無念了；你要有念，就是有相；你有相，就是有煩惱，就是有壞；有壞的時候就有煩惱。所以，我們學佛就是要學無相；無相即菩提。

甚麼叫菩提？無相嘛！沒有我，沒有人，沒有眾生，沒有壽者。你看！這多妙啊！這個境界你要得到了，啊！那甚麼煩惱也沒有了！但是可惜你沒能隨順。沒能隨順，所以就而不得入；你要能隨順這個方法了，就得入了。得入，入個甚麼？甚麼也沒有。你要能甚麼也沒有，那還有甚麼煩惱？你自己想想看。

有人聽我講經，講的無人、無我、無眾生、無壽者，他就說了，我無我，我也無人哪，我也無眾生，我也無壽者啊！你怎麼樣知道的？你怎麼樣知道的你沒有我了？怎麼樣你又知道的你沒有人了？你要沒有我，怎麼會知道沒有我？你要沒有人，又怎麼會知道沒有人？你要沒有壽者，沒有眾生了，你怎麼會知道的？你這一個知道，已經是有了嘛！你一說你沒有，你已經在這兒了？這豈不是自己騙自己呢？所以，聽法，學法，你要會用法；不是說，喔！聽著這個好，我就是這個。喔！聽這個阿彌陀佛好，喔！我就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又是誰？你聽釋迦牟尼佛好，啊！我就是釋迦牟尼佛。

你怎麼不說你是地獄那個餓鬼呢？因為他不好。所以，人執著好（hao-4）好（hao-3）這個心呢，真是最壞的東西！修行，在這個地方要用功夫的。今天，有一個人就打了妄想，說，我以後，我就說我是鬼。too late（太晚了）！哈……！

所言空者。從本已來一切染法不相應故。謂離一切法差別之相。以無虛妄心念故。當知真如自性。非有相。非無相。非非有相。非非無相。非有無俱相。非一相。非異相。非非一相。非非異相。非一異俱相。乃至總說。依一切眾生以有妄心念念分別。皆不相應故。說為空。若離妄心實無可空故。

在前邊所說的這個「如實不空」，因為它這個自體具足有無漏的性功德故。那麼現在是說這空，「所言空者」：所說這個空是空無一物。「從本已來」：它從根本那兒到現在，「一切染法不相應故」：這個空，它和一切染污法不相合，不合作。「不相應」就是不合作。怎麼叫不合作呢？有空就沒有染污；有染污就沒有空，就不是空。所以說這個空者，所說這個空，這是空一切染污法。它和這個染污法不相應。「謂離一切法差別之相」：這一切法有差別之相，都是色法。這色法，它不是空的。那麼這空呢，就離開這一切的這個染污法，也就是色法。「差別之相」：這些個分別的相，它根本就沒有相。怎麼又會有分別呢？所以，要離開這一切的色法，那「差別之相」。

「以無虛妄心念故」：在這個空－－真空無人我，大道無形相；那個真空，人也沒有了，我也沒有了。不但人我沒有了，連那個法也沒有了。甚麼法沒有了呢？這一切有相的法都沒有了，都空了，也沒有這個妄念了。你要有這個虛妄的心念，那也是沒空呢；現在把虛妄的心念都沒有了。這個時候，也就是這個言語的道路也斷了，心行的地方也滅了，所以這空了。

「當知真如自性」：你應該知道這個真如自性，甚麼樣子呢？現在跟你講了，「非有相」：不是有形相的。「非無相」：又不是沒有形相的。你說，這是個甚麼？你說它有，它又沒有；說它沒有，它又有。在這個有無中間，因為甚麼呢？你要是說它有相，這就落了增益謗了。增益，就增加的這個譭謗；你要有，有就有多少？越有越多。說，我有一個；有一個就可以有兩個；有兩個就可以有三個；有三個就有四個。那麼你說這個真如自性，它有多少個？有多少個？那麼你說不出來，所以這「非有相」。

又「非無相」，你要說它沒有；沒有，怎麼又有這個真如的名字呢？沒有，它連個名字都應該沒有啊！所以，你要說無相，這又落了一種謗，譭謗的謗。甚麼謗呢？這叫減損謗；那個是增益謗，這個是減損謗。增益就是增多了；減損謗就是減少了。你說沒有，沒有多少啊？沒有一個？是沒有兩個？是沒有三個？沒有四個？是完全沒有？這也落到減損謗上了。

「非非有相」：「非」是「不是」，不是那個「不是有相」。你看！不是那個「不是有相」，那是個甚麼？那是有相？又不是。「非非無相」：又不是那個「不是沒有相」。你看這是甚麼？這個就是真如。你也不能說，它亦有亦無；你要說它亦有亦無，這又落了一種謗。甚麼謗呢？這叫自言相違謗。自言相違，你說，它也有也沒有，這究竟是有，是沒有？這自己打自己嘴巴了，自相矛盾了。

自相矛盾，這個矛，我給你們講過幾次了。有一個賣矛的；一個就賣盾的。這個賣矛的就說，啊！我這個矛啊，無論甚麼盾一刺就給刺破了。那個賣盾的就說了，說我這個盾哪，無論他怎麼鋒利的矛，你刺到我這個盾上，他刺不破的。那麼結果，用這個矛刺他這個盾：矛這個鋒刃，也彎彎了，這個盾呢，也刺破了：這叫自相矛盾。那個做盔甲的人，就怕這個刀槍把人殺了，所以保護著這個人身體，穿上盔甲。那做刀槍的人呢，他就做那刀槍，無論甚麼樣的好盔甲，我這一刀就給砍破了。這叫自相矛盾，也就叫自語相違，自己說話打自己嘴巴。

「非有無俱相」：也不是說有無同時具足的；同時具足這有無這種相，也不是的。你要說同時有這個有無相，這叫戲論謗，就是盡說笑話，沒有一個真實的理。為甚麼呢？因為這它是空的；空的，怎麼可以說是「有無俱相」呢？所以「有無俱相」也沒有。「非一相」：它也不是有一個相。「非異相」：也不是有一個「不是一個的相」。「非非一相」：也不是說沒有這一個的相。「非非異相」：也不是不有這個特別的兩種的相。那麼不是一相，就有兩種了，也不是的。「非一異俱相」：也不是說一個和或者有多啊，或者兩個，這麼同時就有這麼多的相：也不是。因為它完全是空的；所以完全是空，就沒有這一些個相。也沒有這個增益的謗，也沒有

那減損謗，也沒有自語相違謗，也沒有這個戲論的謗。

「乃至總說」：乃至於總說。「依一切眾生」：乃至在這個，你或者總起來說，說這個依一切眾生。「以有妄心」：有這個妄心，「念念分別。皆不相應故。」這個也不是這樣子。

這個真如，也不是依一切眾生的這個妄心的念念分別。這些個有分別，這個空和它都不相應；都不相應這個緣故，「說為空」者。所以，說這個是空的這個道理，「若離妄心實無可空故」：離開這個妄心，沒有可空故，它是空到極點了，所以離開妄就無可空了。所以給它起個名字叫真如。

*　　*　　*

那麼這個佛教講堂和中美佛教會，年年都舉辦這個暑假的班，今年這是第三次，是第四次，是多少次了？（弟子：這是第四次。）第四次啊！那麼這個第四次暑假班。我們這個暑假班呢，是很厲害的，所以把所有這一些個沒有出息的人，就都嚇跑了。有出息的人，不怕苦的人，要試試看，在這個裏邊找出一點真的東西來。所以每年舉行這個暑假班，有的時候就人很多，有的時候就很少。因為甚麼很多？因為甚麼就很少？因為很多的時候，有一些個真心想要學佛法的人都來了，到這兒很誠心地學習法。

在第一次，由這個易果容介紹來很多的人，來學習這個暑假班。那時候是講《楞嚴經》，是解行並進：一方面要解，一方面要修行。我們這個暑假班就是解行並進的班。解就是明白這個佛法；行就是修行，去修行去。我們現在這個大講堂裏邊，這五個出家人都是第一期的來參加學習佛法的人。

還有，我們這個《金剛菩提海》的社長和這個果地，他自己叫他
stupid（笨）地。但是他知道這個
stupid，那也就很聰明了。人就怕自己不知道自己；要知道自己了，就有一點辦法了。那麼在第一個這課程很緊的，九十六天，中間沒有甚麼休息的時候。那麼在九十六天把一部《楞嚴經》講完了。第二個是講《六祖壇經》，是不是啊？第三個是講《法華經》。今年第四個，要講《大方廣佛華嚴經》。

這一部《華嚴經》是佛教裏頭最大的一部經，沒有再比它大的了。可以說是大而無外，又可以說是小而無內。它怎麼說大而無外呢？沒有再比它大的了，所以就沒有外了。怎麼叫小而無內呢？它在這個一個毛孔，一個汗毛的梢上，就能十方的這國土，都在這一個汗毛的梢上現出來。那一個汗毛是最小的了，還有比這個汗毛再小的嗎？所以小而無內了，再沒有比它再小的了。這個道理是非常的玄妙的，不是凡夫的境界所可知道的。當初，釋迦牟尼佛講這一部經的時候，二乘的人看不見，聽不見。

有眼不見盧舍那，有耳不聞圓頓教

那麼，以後這一部經就被龍王給請去了，供在龍宮裏供養。那麼等龍樹菩薩；在佛滅度五百年之後，龍樹菩薩來到世界上來。他到龍宮裏，在龍宮裏把這一部經記憶出來的。記憶，就是在那兒，因為龍樹菩薩最聰明，他看這個經典，祇看一遍就可以記得住了，所以在龍宮裏，他把這一部《華嚴經》就給偷回來了，裝到肚裏了。他要是不裝到肚裏，就沒有法子帶得回來。也好像《楞嚴經》以前在印度，它不准出國的。龍王牠也不准這個法寶到外邊去，這個龍王牠很自私的，所以這個龍樹菩薩就有一種菩薩心，所以就把它給偷回來了。這念一遍就給記住了。

不過這一部，在這個《華嚴經》裏來說，還是一部最小的。那最大的那一部，太廣了，這個世界都沒有法子來形容它是多少了。所以，上部和中部都是很多的，唯有這個下部，最少的這一部，這龍樹菩薩在那個地方大約費了一個時間，就給記憶出來了，所以帶到我們人間來。我們人間才有機會，聞這一部經的這個法。所以你們各位，要參加這個暑假班的，應該特別注意這一部經。那麼這一部經要明白了，其他的所有的經典，你都會明白了。佛所說的法，都在這一部經裏邊，所以這一部經要講很長的時間。

在這個暑假班，今年是分開三級。以前這都是九十六天，今年把這個九十六天分成三個。那麼每一個就佔有三十二天。這三十二天呢，都是很忙的。以前每一個暑假班，因為時間太久了，這個人就受不了了。有的就可以忍耐下去，有的，因為沒有骨頭，所以就受不了了，就跑了。那麼今年，我相信這一些個都是勇猛精進的英雄，都是大丈夫，不會像以前那一些個沒有骨頭，沒有志氣，沒有出息的人。啊！一苦一點呢就跑了。今年呢時間也短，每一次相信都不會有人跑。因為時間短，這個閉上眼睛一想，明天就完了，明天就圓滿了。那麼有三十二個明天就圓滿了。

所以，今年這個暑假班有多少人來，我相信都是有始有終的。那麼我們這個暑假班的時間表，已經定出來了，等一等叫我這高的徒弟果寧，他讀出給大家聽一聽。

那麼今年沒有放假的時候？去年、前年有放半天假的時候。是不是？今年要不要放假啊？如果你們大家要不願意放假的，我可以一個禮拜講八次：禮拜天兩次，那麼每天晚間一次，這八次。如果你們要歡喜放一天假呢，我可以禮拜五就休息，躲懶偷安一晚間。那禮拜六、禮拜天照常講，你們大家看怎麼樣。我相信今年來的人都是有一種金剛之志，絕對不會怕這個功課多，

也絕對不會為自己這個臭皮囊來留戀，來執著它，來幫助它。你幫助那個臭皮囊，它就幫著你臭；你要不幫助它呢，你自己就可以香了，身上就放香了，變成金剛不壞身。

人做事情是應該要做那個最困難的事情；人家做不到，我們能做得到，那才是真的。不要一硬一點，或者困難一點，就受不了了，說，Oh ! I can't take it（我受不了了！）誰？你要有這一個誰；誰 can't take it（受不了了）？啊？我是來學佛法，為甚麼我不認真去學呢？所以要發一種大雄大力的心。說，一想，啊！我這個本師釋迦牟尼佛在雪山六年，一天祇吃一麻一麥；我們現在吃這麼多，還不能修行，這太沒有用了啊！要自己這樣想。哎！你一這樣想，那個懶蟲就跑了。你要不這樣想啊，那個懶蟲來了；來了，就給你出壞主意了：「何必這麼愚癡呢？在這兒受這個苦，有甚麼用啊？跟著我去睡覺了嘛！或者喝一點酒更好啊！或者吃一點藥去啊！那很自在的啊！」那麼就向下流了。你要沒有這種的思想，念念精進，一定會成功的。你在這兒來要努力學習。

本來今天呢，這個他們幾個會中文的，都不主張這個暑假班教中文，我也很歡喜的。不教中文，我可以有多一點時間來休息。我也很願意懶一點，但是呢，又有幾個說要求要聽中文。昨天這個又有人提議，要還繼續講《水鏡回天錄》。他要用這個水鏡來照照自己，照一照自己，所以這《水鏡回天錄》還繼續著講。你不單一個人可以照自己，每一個人你都可以藉著這個《水鏡回天錄》這個鏡子，來照照自己。

這上頭有一個王孝子，我是不是一個孝子啊？這麼一想；啊！我對我父親、母親不孝順，我趕快要孝順父母。這就把你自己照出來了。那麼這也是不錯的，所以，還繼續講這個《水鏡回天錄》。所有的，誰願意搬到這個廟上來住的，都歡迎。但是，要不怕這個課程時間表的這麼樣多，要隨著規矩來做。無論哪一位歡喜來的，就如來如來了，你快來了。

以前，這個暑假的時間就是打坐、聽講經、寫筆記，沒有拜〈大悲懺〉這一堂的功課。今年呢，因為這個世界很多的麻煩事情，我們在這兒拜懺，希望三藩市所有的人類都平安無事。我們為這個世界來拜〈大悲懺〉，一方面救世界人，一方面減輕我們自己的罪業。所以今年這個暑假班，這更上一層樓了。所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你想要望一千里，望得遠一點嘛，就再上高一層樓，就看遠一點。

所言不空者。已顯法體空無妄故；即是真心常恆不變。淨法滿足。則名不空。亦無有相可取。以離念境界唯證相應故。

是講到這兒？那有一個如實空，這個講一個如實不空。那麼如實空大概的已經講了，所以現在，講這個如實不空。

「所言不空者。已顯法體空無妄故」：甚麼叫不空呢？這個不空如來藏、空如來藏，不空如來藏、空不空如來藏。那麼這要是按照〈楞嚴咒〉來講，「悉怛多般怛囉」那個「悉」，就是空如來藏；那個「般」，就是不空如來藏。等這個合起來，這就是空不空如來藏。

「薩怛多般怛囉」：「薩」就是空如來藏；「般」就是不空如來藏。這合起來就是，「薩怛多般怛囉」就是空不空如來藏，所以你講經要懂得很多的經的道理；不是單單就這個懂得一部經的意思，要懂得很多經的意思。

我再告訴你們一個人不相信的法。我昨天晚間沒說嗎？我講經，我不看註解的。我就看註解，我也不記那個註解。有的時候，也沒有時間看註解。你們不要以為我講經看了很多註解；我是一個沒有註解的法師。那麼雖然沒有註解，我看這個真的註解，沒有形的註解，那個經的本來的樣子。好像昨天說這個十個神。你不要看那個註解去，你祇要聽一聽，是不是這十個神呢，每一個都在那兒講呢？你這麼樣一聽，嗯！那就不要再去看註解了。你現在懂了嗎？（弟子：懂了。）哎！開了悟了。哈！這是不容易教的，這才叫祕密法呢！那麼，你要能聽見這十個神每一個神所說的話，祂所講的道理，那麼看註解做甚麼呢？那註解根本就沒有用了，所以我說把那個註解拿來燒了它。

這個話不是誰都可以講的，不是誰都敢講的。你要沒有真正的把握，你說燒了；燒了，那是下地獄的，你如果燒錯了。你要有真正的把握，燒了它。那沒有用的經，你留它，它有甚麼用啊？所以，這個要有真正的見地，有真正的這種的功夫，你才可以這樣子。

所以現在「所言不空」的，這不空就是不空如來藏。「以顯法體」：這不空如來藏，這就是顯法體，就是顯這個真正法，它是空、不空的，空不空如來藏的。「空無妄故」：那空裏邊沒有虛妄的，空了嘛！空的，它怎麼會有虛妄的呢？這就是個法體，這法體就是個空；空就是個法體。所以，它既然是法體，所以就說它不空了，這樣。這是所說這個不空，就是顯這個法體，這個真如的本體；真如本體並不是空的。

「即是真心」：這個是甚麼呢？就是你我現前這一念的真心；這一念的真心就是不空。所以，你講，這個不要另外講得怎麼樣玄玄妙妙的。這根本這個經、論，都不是玄妙的。你就是把它認識了，就可以了。「常恆不變」：這個心哪，真心，它是常恆不變的。也就是這個法體，法體也是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不變隨緣，也就是個常恆不變。

「淨法滿足」：這是這種清淨無染的法，它是滿足的。「則名不空」：這個就叫一個不空，給

它起個名字，就叫一個不空。「亦無有相可取」：雖然說是不空，可是無相可取，這是個真空。真空不空，但是真空無相；你要有一個相，那就不是一個真空了。所以說，「以離念境界」，「唯證相應故」。為甚麼呢？「以離念境界」：離開這個妄念的境界，離開一切的妄念的境界。「唯證相應故」：唯證這種空不空這種相應，證得這種的空不空、不空空，在這個證得這種相應份了，就是就所以叫不空。

上人：翻譯完了？今天大家有甚麼意見？我們天天要研究這些個問題。

弟子：我有一個問題。

上人：今天嚇得沒有問題了！

弟子：啊？

上人：今天嚇得沒有問題了。

弟子：Well，……從昨天講的……

上人：啊？

弟子：說的那個問題，就是這個問題還不太清楚。

上人：等看完註解再說。

弟子：啊？

上人：等看完註解再說。

弟子：不會的。

上人：不會的！還有一點疑問。

弟子：師父！我有一個問題。

上人：啊！

弟子：當我在看……可是在四會祇有貪瞋癡，沒有疑。別的色和無色這兒祇有貪癡慢，沒有疑。我知道這個色和無色沒有瞋和癡，可是為甚麼這個瞋，四果阿羅漢以後沒有疑？這個是甚麼道理？

上人：你想叫他再有一點疑？

弟子：不是。可是，我知道為甚麼說菩薩他們還有一點懷疑。

上人：那不是懷疑，那是無名。無名和懷疑不一樣的。

弟子：嗯。

上人：在這個等覺菩薩，還有一份的生相無名沒有破，那不是疑。

弟子：嗯。

上人：聽得懂嗎？

弟子：嗯。

上人：哎！好像你答覆了她這個問題。

弟子：Yeh.

上人：怎麼樣，這個問題解決了沒有？

弟子：嗯。

上人：啊，solved your problem (問題解決了)？

弟子：嗯。

上人：OK！還有誰有problem (問題)？

弟子：沒有problem。……

上人：我問你，你想叫他還有一點疑，你有沒有翻譯給他們？我說你是不是還想叫這個first（初果）阿羅漢有一點疑呢？要他有一點疑，疑了，你還叫他有一點疑，是不是這樣子？和你不一樣了，那怎麼可以！跟你又不一樣。我們現在不單證初果，我們要有人證二果、三果、四果。我們不單一點疑不要，那麼所有的疑都不要。看我講這個話靈不靈！

心生滅者。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為阿黎耶識。此識有二種義。能攝一切法。生一切法。云何為二。一者覺義。二者不覺義。（注：此處論文缺解釋）

所言覺義者。謂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無所不遍。法界一相即是如來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說名本覺。

「所言覺義者。」我現在給你們講經，和以前不同了。以前，也沒有「註解法師」，也沒有「字典法師」，也沒有「多意法師」，也沒有「少意法師」。那麼隨隨便便，那麼講一點淺淺的道理可以。現在要把這個理顯出來了；不顯出這個理，看註解的法師就要對一對註解，說註解不是這麼講的。看字典的法師就要查一查字典，說字典上沒有這麼說的道理。那麼，這個多意法師，說，喔！那不要緊，這個意思是很多的，那可以的。那麼少意法師說，沒有我這個少意，不可以有那個多意。所以這有很多的問題，現在都來了。

五年以前，我講的這個三個人，今天又搬回來，昨天晚間又搬回來了。甚麼是生忍？甚麼是法忍？甚麼是無生法忍？你看這麻煩不麻煩？你們大家說一說。所以現在講啊，等十年以後，或者又要搬出來。我看，沒有這麼講的。哎！因為沒有這麼講的，所以我才這麼講；要有人這麼講呢，那我就不這麼講了。你看這個對不對。

那麼這個「所言覺義者」：「所言」就是所說的，誰所說的？沒有人說；要有一個人說，他就要提出一個人的名字來了。說是啊，或者果護說的，或者果寧說的，啊！或者果奇說的，或者果怪說的。啊！那麼現在，果奇、果怪都不在這兒。那麼他們也都沒說，所以說，沒有人說；沒有人說，為甚麼說一個所言？

這個所言就是大家說的，沒有一個人說的。大家是誰？眾生說的。眾生是誰？佛說的。佛是誰？心說的；心又是誰呢？就是你說的。你看！那麼，這個所說、所言，沒有一個指定的人，沒有一個固定的人，他所說的，所以說「所言」。

這個所言呢，你也可以謂之所言，我又可以謂之所言，他又可以謂之所言：那麼大家說的，所以這叫「所言」。這個所言懂了嗎？「所言」，就是這麼說的。你看！你要不信，你找註解，也沒有這麼講的；找字典，也沒有這麼講的；找這個多意，也或者有；找這個少意啊，那恐怕就是談不到的。那麼為甚麼這樣講？這個所，是沒有一定的，不定辭。「言」，也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指定的人，所以「所言」，就是大家所說的。所說的甚麼呢？「覺義」。

這個覺義，你不要以為這個覺又是個佛了。不是的。這個覺不是個佛；這個覺就是覺的這個意義，覺的這個道理。覺悟這個道理，其中包括有本覺、始覺、究竟覺。那麼這個覺義呢，也不是本覺，也不是始覺，可以說是個究竟覺。那麼甚麼叫覺呢？覺就是明明了了的，真明白了，真明白這個意義，真明白這個道理，真明白世出世一切法，真明白人為甚麼就做人了，狗為甚麼就做狗了，貓為甚麼做的貓。啊！那個雀鳥為甚麼做的雀鳥。這天地間萬事萬物一切一切都明白了，沒有一粒微塵那麼多多的東西不明白，這叫「覺義」，「言覺義者」。

那麼怎麼樣呢？「謂心體離念」：就是這個心的本體離開那個妄念。我們為甚麼不覺？就因為有妄念，就因為那個心的本體，沒有明白，那個妄念沒有離開。這個心的本體就是個覺義，也就是個佛義，也就是眾生義。但是因為沒有離開這個妄念，所以他就不覺了。那麼要心體離念呢，就覺了，就是個覺義。

「離念相者」：甚麼叫離念呢？離妄念呢？這個妄念也就是一些個煩惱、無名、塵沙、粗惑、細惑、塵沙惑，這都叫妄念。你要離念相者，甚麼叫離念的那個樣子呢？離念有個樣子嗎？本來離念就如如了，就是那個真如。那個真如又有一個甚麼樣子呢？沒有樣子！你要想找一個樣子，找一個相貌，那就錯了！所謂，你著相就頭頭錯了，無為又落空了。你執著相就沒有一樣是對的；你要落空了，無為了，又落空亡了，那又是錯了！你著相和無為都是一樣的。

「等虛空界」：那麼本來沒有樣子，現在勉強舉出一個譬喻來。這譬喻甚麼呢？就譬如虛空，「等虛空界」也就是譬如虛空。「等」就是等於虛空那個樣子，也就是譬如虛空那個樣子，也就好像虛空那個樣子。「等虛空界」，「無所不遍」：那個虛空雖然是空的，卻沒有一個地方不在虛空裏頭包括著，沒有一樣的東西不在虛空裏邊。因為虛空是無相的；無相，它才能容納一切相。一切相都沒有到這個虛空外邊去，所以說，「無所不遍」。

「法界一相」：這個「等虛空相無所不遍」，也就是法界的一相。「法界一相」又是甚麼？「即是如來平等法身」：這個「等虛空界無所不遍。法界一相」，就是佛的一個平等的法身，就是佛的法身。「依此法身說名本覺」：依這個佛的法身，再給它起個名字，叫甚麼呢？叫「本

」覺。這個本覺就有不覺的意思在裏頭包括著。要按著這個字義說，本來它就是覺的。這個本覺又有一個意思，本來它是覺的，可是現在它不覺了。所以講這個道理，你怎麼講怎麼可以，圓融無礙的。你要說，它現在不覺，本來它是覺的，也可以。

這就可以用一個甚麼來譬喻呢？好像這個鏡子，這是個覺，被塵遮上了，它就不覺了。那麼不覺，是不是不覺了呢？本來它還是覺的。它那個鏡子那光，塵雖然遮上了，它的光並不是沒有了。你把塵擦乾淨了，啊！它那個覺義又現出來了，所以這叫「本覺」。

講經，講論，無論講甚麼，你要細講，那個道理多的很。就這一個不覺和本覺這個道理，往千千萬萬那個理論上去講都可以的。不過，我現在對你們講的，就因為最開始講《楞嚴經》，本來不容易講，因為你們都不明白佛法，那時候祇可以淺淺地講。那麼一年比一年講得深一點，一年比一年講得多一點，那麼夠時候了，由淺入深，由近及遠，這麼一點一點的，這個佛法就明白了。不是說聽一部經，聽一年經，就統統都懂了。除非你們善根利智，有大善，上上的根，一聞千悟，聞一個道理，那一千個道理都明白了，不必再聽了。那才可以的。所以，我給你們講的經，是看你們的根性來講的。那麼過了三年、五年，或者就不相當了。雖然不相當，你們由這一點淺淺的，可以研究到深的地方去。

那麼這講經，是無有定法。智者就見智，有智慧的人就看見很多智慧；仁者見仁，那個仁慈的人，就研究出很多仁慈的道理：這各人所見不同。所以我現在給你們講經，我希望你們講經的時候，也講自己的經，不要講我的經。像果寧似的，他自己有一部經，也不要盡看註解。你看你自己那部「果寧經」，照着「果寧經」來講，OK!

今天是中國的舊曆年正月初五日，所以今天有中國人來參加這個法會。那麼這個佛法，猶如大海一樣。你每一個人得到佛法的一部分，滿足你自己所需要的那個法。但是這個法是無窮無盡的，像大海那個海水一樣，是無窮無盡的。你就多少人，和一切的有生命的眾生，也沒有法子能把這個大海的水來喝乾了它。那麼佛法也是這樣子。

佛怎麼樣成的佛？有人說，我知道，佛捨棄國王的這個王位，不做皇帝了，去雪山打坐六年，然後菩提樹下開悟，成佛。不錯。這個祇是看佛今生的這一小段落。佛所以成佛的原因，不是僅僅就因為今生這幾十年的時間成的佛。

所謂：

三祇修福慧　百劫種相好

三祇就是三大阿僧祇劫。每一個阿僧祇劫翻譯成中文，就叫無量數。這阿僧祇是梵語，翻譯過來叫無量數。這個無量數就是沒有數量那麼多的數目，不知道有多少年了！這一個無量數目，已經就是不可思議了。那麼三個無量的數目，這可以說是不可思議的不可思議。在這三個無量數裏邊，佛修福，修慧。甚麼叫修福？修福就是幫助他人。佛不單幫助人，而且幫助一切眾生，所有的眾生，他都幫助，乃至於最惡的這個老虎，他都幫助，所以佛在因地的時候，曾經捨身餵虎。

怎麼叫捨身餵虎呢？因為佛在因地修道的時候，在這一個山上修道；修道啊，遇著這個天氣就下雪了。下的這個雪不知有多深，把這一切的動物都埋到這個雪底下了，或者藏到自己的洞穴裏邊，或者藏到雪的底下，那麼就沒有這個畜生可以吃的。這個老虎各處去找畜生來吃，就找不著，那麼七、八天的時間也沒有甚麼東西吃。這個老虎不單自己，還有個虎的崽子，有個小虎。在這時候，這個母老虎領著這個虎的崽子，一邊走路，就一邊晃晃悠悠的那麼晃蕩，因為餓得要走不動路了。虎雖然那麼大的力量，但是沒有東西吃，也餓得很沒有力量了。

於是乎，這釋迦牟尼佛在因地時候，見著這個老虎，就要餓死了。這個虎的崽子也就要餓死了。他就想，啊！這虎也是眾生之一。雖然牠那麼惡，但是我幫助眾生，就不應該選擇他是惡呀是善。牠既然餓得要餓死了，我應該把我自己的身體捨了，來餵這個老虎。那麼說，他自己想完了這種的思想，於是乎就向十方諸佛來叩頭，請十方諸佛給他做證明，他要捨身餵這個老虎。那麼叩完頭之後，他把這個頭，用他這個衣服蒙上，就跳到這個老虎的身邊，給這個老虎吃。

啊！你想一想，釋迦牟尼佛能捨這個生命，來餵這個最凶惡的老虎。我們能不能做得到呢？我們看見老虎餓得要死，我們是不是能把我們的生命，布施給這個老虎呢？恐怕做不到的。就便有人說，我可以做得到。這祇是說說而已，真要這個境界現前，恐怕也做不到了。為甚麼呢？第一的，老虎是最凶惡的一種野獸，人人都想把牠殺了，所以你不願意救牠。第二的，自己這個生命很是寶貴的，你捨不得把自己的生命獻出來，給這個老虎吃。

釋迦牟尼佛在過去百千萬生中，都是幫助人；發願幫助人，而把自己忘了，生生世世，他都行這個菩薩道。菩薩道就是利益他人的；利益他人，這就是菩薩道。所以，我們人，想要明白佛怎麼樣成的佛，應該研究這個佛的藏經。可惜佛的這個藏經祇有中文，現在沒有英文，所以一般西方人，對佛的怎麼樣成佛這種的因緣，就沒有太多人知道。有人知道，也祇是少少的，或者一萬個人裏頭不一定有一個人明白佛法的。

那麼按照一般人的見解，看釋迦牟尼佛是不會了解的。你要明白釋迦牟尼佛過去生中，沒有一

生不是幫助人的，不是利益人的，利益一切眾生，幫助一切眾生。他的利益眾生，幫助眾生，不僅僅就在這個財產上幫助眾生，不僅僅在這個力量上來幫助眾生。他用他的這個寶貴的生命，來幫助眾生，來護持一切眾生，保護一切眾生；不單保護人，就連這個飛禽走獸，最凶惡的那個走獸，那他都幫助。所以，佛是最偉大的，是最無上的。他的犧牲性比任何人都大。所以，在這個無量劫以來，生生世世都是利益眾生，到今生他才成佛。這不是這麼容易成就一個佛。

佛究竟甚麼叫佛呢？佛是自覺、覺他、覺行圓滿。那麼自覺，那個二乘人是自覺了，但是沒能覺他。自己覺悟了，和凡夫不同了。這二乘人斷了八十八品的見惑，證初果阿羅漢。二果斷八十一品的思惑，證二果阿羅漢。甚麼叫見惑呢？見惑就是見著，你就迷惑了；見著這個境界，你就不明白了，你就執著上這個境界了，所以叫對境起貪愛。對著這個境界，你就生出一種貪心來，生出一種愛心來。

見著其他人坐好汽車，你也就迷，生出一種迷惑心來。啊！他有這麼好汽車，我也要買一個這個最名貴的，今年出這個最值錢的汽車，吃這個汽油吃得最多的。以前講，吃得最多汽油，這是最好的汽車。那麼現在這個汽油少了，就吃得最少的汽油，這是最好的了。那麼這生出一種貪心，貪這一個好的汽車！看見人家一個好的衣服，也生出一種貪心來了。喔！我也想做這麼漂亮的、華美的衣服。這是對境起貪愛了。見著人家一個好房子，也生出一種貪心來。啊！我也要造這麼一個好房子來住！總而言之，你遇著甚麼境界，就被甚麼境界所迷。這都叫見惑。

思惑呢？是迷理起分別：對這個理論，你不懂了，你生出種種的這個別心來。分別這個是怎麼回事呢？這個如何，那個又如何，怎麼樣呢？啊！生種種的分別心，這叫思惑。你證得二果，就斷了思惑。三果、四果，那就斷無名惑了。那麼這叫自覺，他和凡夫不同了，凡夫是不覺。凡夫，我們以為我們做的事情對了，其實是不對的；但是不對了，你不知道是不對，還認為自己對。喔！你看這個世界，所有的人就是我是最好的，沒有再比我好的了。這是凡夫的見解：祇知道有己，不知道有人。凡夫，就這麼顛顛倒倒的，拿著自己這個臭皮囊，就當了一個寶貝來看。

那麼但是他（二乘）不能覺他，自己明白了，不能叫人家明白。菩薩呢，既能自覺又能覺他，所以和這二乘又不同了。菩薩，行菩薩道的人，自己明白了，也願意叫其他的人明白：這是菩薩。但是，他沒能覺行圓滿，做得沒有圓滿，覺也沒有圓滿。佛呢，是自覺圓，覺他也圓了；所謂覺行圓滿，這叫佛。佛不是這麼容易成的，是在無量劫以來所修的。怎麼樣修的呢？就是幫助其他人。他生生世世都幫助其他人，不是這一生幫助其他人，所以你要是想明白佛怎麼樣成的佛，就要研究佛法，是最初的條件。

在佛修福的時候，就是微塵那麼少的福，他都要去修去，他不會放棄它，說這麼小的福，我不修了。這是修福。修福就是幫助一切眾生。那麼修慧，修慧就是幫助自己。幫助自己也可以說是幫助他人。因為你自己要沒有智慧，你就不會幫助其他人；你要有大智慧了，其他人有甚麼困難的問題，你都可以幫助他解決了。解決他自己所不能解決的問題，這要修慧。

修慧呢，就要研究一切的經典。這個經典就是開人智慧的，所以，你要深入經藏，才能智慧如海；你要不深入經藏，雖然有這個如海的智慧，但是你自己不會利用他。不會用這個如海的智慧，也就等於在你衣服裏邊藏著一顆寶珠一樣。你自己不知道有這個無價的寶珠在自己的身上，所以還是一個窮人；你要是知道你自己衣服裏邊有一顆無價的寶珠，你要會用這個無價寶珠，那麼自然就不會貧窮了，這是修福修慧。

那麼釋迦牟尼佛在因地中，還又割肉餵鷹。怎麼樣割肉餵鷹呢？因為這有一個鷹，牠追逐一個雀鳥，大約就是個鴿子。這個鴿子，牠不會和這個鷹打架；打不過這個鷹，所以牠看著鷹，牠就飛著跑。但是牠飛得慢，這鴿子；這個鷹呢，飛得快。牠飛得沒有地方躲避了，於是乎，就飛到釋迦牟尼佛在那兒修道打坐那兒。牠就跑到釋迦牟尼佛這個懷裏來了，藏在釋迦牟尼佛懷裏。釋迦牟尼佛就把牠放在衣服裏邊，在那兒保護著牠；保護著牠，可是這個鷹啊，不是一個平常的鷹。這個鷹是一個會說話的鷹，就說了，說：「老修行！你保護這個鴿子，把我餓死了，這也是不公道啊！因為我吃這鴿子，我就不會死；那麼你保護這鴿子，叫牠活了，我是會餓死啊！那你這太不公道了。你修道修得這麼不公平。那你修一個甚麼道呢！」

釋迦牟尼佛說：「那麼你所要吃的是肉。是不是啊？我給你肉吃可不可以啊？」鷹說：「當然可以囉！你要給我鴿子肉，那我是求之不得的。」釋迦牟尼佛說（這不是今生的釋迦牟尼佛，是在無量劫以前那個釋迦牟尼佛，在因地，那個佛行菩薩道的時候），說：「我給你這個鴿子，你要吃牠的肉；我把我自己的肉給你吃囉！」於是乎啊，這個老修行就拿著刀把自己這個厚肉的地方，肉多的地方就割下來一塊肉，給這個鷹吃。這個鷹一邊吃這個肉，一邊就說話了，說：「這個肉，吃是可以吃，但是老一點，沒有鴿子肉那麼滑，沒有鴿子肉那麼嫩；很老的，吃著沒有甚麼的。不太香，這個肉，但是勉強可以吃啦！」

吃完了，說：「這個肉這麼老，我吃這麼一塊也沒有吃飽，還要吃。」於是乎這個老修行又給牠割了一塊肉，牠又吃。一邊吃還是說這個肉不好吃，像木頭片子似的，像柴那麼硬，也嚼不爛。總而言之就調皮搗蛋哪。又說這個肉又不夠肥啊！又不香！那麼這個老修行，把身上的肉都給這個鷹割下來，餵鷹了。這個鷹吃得，還說沒有吃飽；那沒有吃飽，釋迦牟尼佛說：「那你沒有吃飽，把我所有的這個肉都給你吃了。你隨便你自己吃好了。」

那麼在這個時候呢，這個鷹和這鴿子都飛到空中去了。原來是甚麼呢？是天上的人，來試驗這個老修行有沒有真心呢，是不是真正幫助眾生。那麼這個佛，當初修行，發願幫助眾生，就經過這樣天人來試驗。我們人，要是想要幫助人呢，也會受到種種的考驗，所以啊，在考驗的時候，要是不認識，那就要再修過。所以，我對你們各位說這麼四句話，說：

一切是考驗，看你怎麼辦？
覿面若不識，須再重頭煉。

*　　*　　*

現在有甚麼問題沒有？就是，當面你要不認識，覿面若不識，須再重頭煉。你要再來一個開始，你再要從beginning（開始）再做。OK！

講到哪一個地方了？（弟子：講到……法身菩薩等……。這一段，師父還沒有講。）

很久和你們各位也沒有談話了，我們先談一談話。誰有甚麼問題，想問的，可以先問一問。有甚麼想要講的，可以講一講。大家講完了，再來講法。（弟子：……）啊！你要聽香港的新聞？還有誰有甚麼問題？他要求，願意聽香港的新聞，不知道有人反對沒有？要有人反對呢，我就不說；要沒有人反對，大家就都同意這個問題。那麼我不知道你們哪一個是要緊。這個問題是不要緊？是願意聽，不願意聽？那我要不問一問呢，假如我答覆這個問題，有人在心裏就想：「唉！我不歡喜聽這個問題。這個，講這個做甚麼！」所以現在，先來先問有沒有人反對。

弟子：我有一個小問題。

上人：啊！

弟子：請問老法師，我在看一本書，就是〈大悲咒〉。那一本書前面說了，你沒誦這個〈大悲咒〉以前，要誦這個小句，就是讓你嘴乾淨，讓你口乾淨，讓你身體乾淨。這是需不需要？

上人：那個可以，需要的。

弟子：需要的？

上人：可以，這身口意三業清淨。不單誦〈大悲咒〉，誦甚麼經咒，都可以先做這個工作；先清淨身口意。還有誰有甚麼問題？果歸是不是和他那哥哥鬧過甚麼意見呢？

弟子：No.

上人：No，他有沒有甚麼意見？在一個禮拜之內沒有？沒有人反對講香港這個問題？那我現在就講香港的問題，香港、臺灣的的事情。

在去年，早就預備決定到香港、臺灣走一走。因為香港十三年也沒有回去了，臺灣根本就沒有到過。那麼這一次，在香港有一點點事情，我想回去看一看，順路經過臺灣。在我一月三十號到臺灣；到臺灣，大約已經是二月一號了，或者一月三十一號。到臺灣是晚間，那麼謝冰瑩和姚嫻的父親母親啊，還有周宣德老居士啊，還有這個曹永德夫婦他們，這個徐儀君、臧廣恩，他們這一些個人去接飛機。

這個周宣德老居士呢，他們在那兒等了大約等有兩個鐘頭。姚嫻！你記得你們在那兒等有多久啊？（姚嫻：一個多鐘頭）一個多鐘頭。本來是那個飛機也晚一點，我出來也晚一點。這個周宣德老居士很誠心的，見到我了，從這個，那兒有一個繩子攔著，不准人進來；他看見我出來，那麼他就從那繩子底下鑽，鑽進來就叩頭。那麼他這一叩頭呢，這徐儀君，大約他們也就好幾個人叩頭。那麼聽說起來，臺灣這個情形是沒有的。過去這個法師到這兒，他們都沒有甚麼人這樣來歡迎。到了台灣就住在這個志蓮精舍。這個志蓮精舍是一個居士造的。

這個居士就是你們第一次五個人到臺灣受戒，最後和你們結緣的那個曹永德居士；他的太太信佛，以後她的先生也信佛了。這樣子，夫婦兩個又很誠心的。那麼他太太對她先生說，說：「我信佛，最好你能造一個講堂，那麼家裏常常有人在這兒講經。這樣子呢，我覺得這心裏就很安慰了。」她這樣向她先生說呢，她先生也很發心的就滿她的願，就造一所樓房，四層樓。在這個第一樓是他做生意office，做寫字間。第二樓他自己住。第三樓，他的兒子他們住。那麼第四樓就做佛堂。這個佛堂大約可以坐得一百二十多個人座位，不太大，有一間睡房。常常請法師來講經。

那麼這一次，我到臺灣，就在這個志蓮精舍，在那兒住著。住呢，一開始也沒有人知道；沒有人知道，那很清靜的，在那兒住。我因為在臺灣預備那麼十天，然後就到香港去。等住到五天的時候，他們就有人知道了；有人知道，又這個也來看我，那個也來看我：天天都很多人來見我。那麼最後第九天上，因為我十號我走了；在九號，他們就要求我在那兒給講講開示。就講開示這天晚間呢，大約有八、九十人來聽開示。聽完了講開示，他們又發心請我再回臺灣給他們講經，講《普賢行願品》。那我也就答應了。我看他們都很誠心的，跪到面前來請法，所以就答應他們再回到臺灣，給他們講《普賢行願品》。

在沒有走之前，我在這個臺北，到日月潭去參觀參觀這個玄奘寺，那麼又參拜這個玄奘法師的靈骨。這個玄奘法師的靈骨本來是在中國，那麼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被日本人給搶去了。在中國這個玄奘法師的靈骨，他也給搶去！這死人的骨頭，他也都放不下它！你說這個日本哪！這種土匪的行動，是很可憐！

那麼在日本投降之後，這玄奘大師這靈骨他給搶去了。這又想改過自新，這日本人，所以把這靈骨還給送回中國來；送回中國，他不送到這個中國去，他送到臺灣去。那麼臺灣呢，因為這有玄奘大師的靈骨，所以就修了一個玄奘寺，在日月潭那兒。這是唐朝的高僧的靈骨，想不到到現在這麼有價值了，這麼值錢了！在臺灣，那麼成了一個名勝，所以到那兒去參觀了一次，在那兒住了一宿；住了一宿，我也沒有吃著東西。

這個果涵呢，和這個徐儀君啊，還有一個姓譚的，叫譚果行呢，哎！他們有福報，晚間吃的很好的齋菜。想不到那麼高的山上有那麼好的菜。以後一打聽，為甚麼你們預備有那麼好的齋菜？他說他們那個地方，每天都要預備現成的這個好的齋菜，不然的時候呢，不知道哪個達官貴人，就來要到那兒吃齋去。那如果沒有啊，再就不來了。再就怕這個達官貴人不來了，那麼，所以一定要預備，這個齋菜都預備好了。

在臺灣的寺廟，互相爭豔鬥麗；爭豔鬥麗甚麼呢？齋菜。啊！你的齋菜好嘛？哎！我這兒請一個名廚，比你那兒做得更好。大約這個居士以食為天，誰的齋菜好就歡喜往誰那個地方跑。因為這個，就以這個素菜作為招徠的一個王牌。所謂招徠的這個王牌，就好像做生意，我這兒賣的貨品最好。這個一般的買東西就都來這兒，都來買。

那麼臺灣的寺廟，就是以這個齋菜色香味最好，以這個來誘惑這個居士。他不講，說是哪個地方講經講得最好，哪個地方用功最好，哪個地方是真正修道的人；不講這個，就講齋菜，以這個齋菜做為第一個信佛的條件了！這是第一個。

還有一個，臺灣互相鬥這個廟大，看看哪一個廟修得最大、最高，用的材料最名貴。所以有的廟，譬如造得七十尺高，喔！他那個就要造七十五尺。那麼你造七十五尺，他要造八十尺。那麼看看誰的廟最高，這互相比賽。也沒有人比賽，說是看看誰這個神通最大，誰的道德最高，誰的修行啊最好，誰的學問最深；沒有人比這個，是比廟大、高，齋菜最好，看著最好，味道最好，比賽這個。這是臺灣的佛教，養成這麼一種習慣。因為這個習慣，我沒有這個福報，所以到這個玄奘寺，祇喝了幾杯茶。這個齋菜就沒有吃著，沒有這個口福。啊！這是很可憐的一件事！

去玄奘寺，回來經過一個廟，叫凌雲寺啊是甚麼。有個懺雲法師在那兒，帶著大專學生有七、八十人，在那兒修行。給他們講了大約有二十多分鐘的開示；回來就到臺中那個佛教蓮社，在佛教蓮社那兒吃的中飯。這回我有口福了，所以，在那兒也吃過他們色香味俱佳的這個齋菜。

在我們沒到蓮社之前，他們都預備好了，我們一下車，他們裏邊，那個蓮社裏邊就放著一掛鞭炮，炮仗？cracker fire， cracker fire？（弟子：firecracker？）啊！放的一掛鞭炮。我就說了，我說，他拿我當鬼，來趕鬼來了。其實這不是；這是他們歡迎。歡迎啊，還有這種的舊習氣，放鞭。那麼有李炳南老居士和這個許寬成這個教授，這麼有很多人，還有蔡念生，這一些個老居士歡迎，在那兒又給他們這個好像軍隊似的那些個學生；我一進那個房裏他就說：「起立！」啊！就大家都站起來了，像軍隊那麼很有規律的樣子，就好像army似的。我說，你們坐下，坐下！你們不要像軍隊這麼樣子。嘿嘿……！那麼足見呢，臺灣他們對這個學生的訓練，都很好的，很有規矩的。

在那兒吃了飯之後，又回到台北去；回到台北啊，這一次很值得紀念的，我見著一位證初果的人。雖然證初果，但是，這是個鈍阿羅漢；是鈍阿羅漢，他不會說法，不會怎麼樣子來教化眾生。他就用他這一個樣子來影響人。怎麼叫鈍阿羅漢呢？就因為他智慧不夠，沒有智慧。但是，這個神通有少少的，有多少他心通。在我沒去的前一天，他就告訴他的徒弟，要把那個道路都打掃乾淨了它。他說明天呢，有一個特別的人來，那麼都要預備好了。那麼第二天呢，下著濛濛的雨，我上山去見著他；見著他，他很高興的，講話就好像忘形了似的。甚麼都忘了，就像那個小孩子講話似的，啊！talk, talk, talk講了很多。但是講的有的時候都語無倫次，沒有甚麼；不像人作文章，那麼作得很順口的，很容易念的；他不是那樣子。

那麼他就對他徒弟講，說是我們是老同參，好幾世的老同參了。我說，好幾世，那麼究竟幾世啊？他說好幾世了。我說，恐怕好幾劫了吧！啊？我說你，你忘了？你自己要餓死，我給你送飯吃。你記得嗎？他說，啊！有！有！完了，他在今生，這個人就在福建住過山；住過山，他住過這個洞。住甚麼洞呢？住在老虎住的洞。那老虎晚間就回來了；回來，這個老虎眼睛很亮的，看看他，也就走了，也不咬他。那麼等一等，這個虎的兒子也回來了，虎崽子回來，也看看他就走了，所以老虎都嫌他沒有人味了，都不吃他。

有一次，他餓了，在山上修行，餓得不能動彈了，以後就爬到那河邊上去喝一點水，又吃點草根啊，樹葉啊，水果之類的，那麼樣子，他就沒有死。那麼由這個以後，他就盡吃水果，所以臺灣他們都知道他叫「水果和尚」。

這個水果和尚，他們都說他會降服鬼。怎麼樣呢？最初，他到臺灣的時候，有一個比丘尼的地方；這個比丘尼不敢住。這因為鬧鬼，常常地把這個比丘尼從床上就給撇到地下去，推到地下去。這個比丘尼就想不要這個地方，又捨不得。那麼以後他這一個孤獨的一個比丘來了。這比丘尼，就想拿他做一個試驗品，看看這個比丘怕不怕鬼；就告訴他，說我這兒有鬼，你怕不怕啊？你不怕你就在這兒住，你要怕你就走。他說我不怕鬼，就在她那兒住。住了一宿，第二天就告訴那個比丘尼，說在妳床底下那個地方，妳刨開，那裏邊有一個死人在那兒。那麼這個比丘尼，就叫人把這個床底下扒開來一看，果然有一個死人在那兒埋著，有一個死屍。那麼拿走了，以後就沒有鬼了。這是一趟。

還有，他在那兒有點緣法，這個人就想要拿他做招牌，就給他造個廟，在新店那個地方。你們知道新店？新店那兒造個廟；造個廟嘛，就拿著他來騙錢。他們這個鄉下的人，常常拿豬羊啊去上供，到那地方喝酒啊，吃肉啊，無所不為。啊！他一看，這麼樣子，他就跑了，不在那兒，不要這個廟了；不要這個廟，那麼那時候這個周宣德老居士，就想請他回去；他說他不回去。周宣德說，我叫他們來請你。他說來請，他們也不聽話的，我不能回去了。他（周宣德）說，不聽話，我叫他們聽話。

這個周宣德大約認識軍隊一個做將軍的，就找這個人，指令叫那地方的人，派人去往回請他，說你們不請，這個不行的。那麼這個地方這個鄉長啊，他們那些個人就僱的轎子，打著鼓，吹的喇叭，這麼來歡迎他回去。到那兒，周宣德本來和他說好了，接他回去，但是他們來，他還是：「不用了，不用了，我不回了，我不回了。啊！就說我不回去了，你不要請我了，我不回去了。」那麼他也不回去；不回去，那麼這一班人又回去了，請不了他回去。以後又是在新店，不過另外一個地方，他又修一個廟；修一個廟，他這個徒弟要接受這個廟，叫他不要管。那麼他又站起來就走，也不要了；不要，所以，以後到土城那個洞那個地方去住去。

那麼這個人呢，我到臺灣，看見這個人還有點意思。可是雖然有意思，他不會講經說法。這次，他對我講，哦！我也沒有讀過書，也不認多少字。我說，那沒有關係，六祖大師還沒有讀書，不認字，成祖師。你好好用功修行，這可以的。我想要請他到美國來；他說他老了，但是他精神隨時都會來的，他說。他甚麼時候我叫他來，他都會來的。所以，這個水果和尚呢，是有點意思。

我在臺灣，前後大約，頭一次十天，第二次又二十六號到十一號，大約兩個禮拜的樣子。前後，我到他那個山上去過四次。我帶人去，去過兩次；我自己去，去過兩次。那麼和他談，他都很好的，他和我。見著我，不知道他怎麼那麼歡喜說話？他見到你，也是那麼歡喜說話嗎？（弟子：沒有說那麼多話。）他見著我笑得，就像那小孩子笑似的，呱呱那麼笑；笑得，啊！他徒弟說很奇怪的，從來沒有看見他這麼笑過！那麼從來沒有看見他這麼笑過，那麼這是這個水果和尚。我看他很有點誠心的，但是臺灣這一些個法師都罵他。這些出家人，都說他是自了漢，是啞羊僧，甚麼都不懂。

他今年八十三歲了，本來正月初一的時候，他就要走了；要走了，就面都變白色的了。好幾天以前，他就告訴他徒弟他要走了。那麼初一這天，有徒弟就給他拜年的，最這個甚麼；他就說就要走了，喔！這面即刻都變白色了，精神也沒有了，頭也低下了。等完了，他有一些皈依弟子，就又哭又喊地說：「師父啊！你不能走的。現在，你要再住世啊！你走不了的。你不可以走的！」那麼他也沒有走。他即刻這個又回來了。這是這個水果和尚。

不過這個水果和尚，這我這麼講，他不高興人去和他囉唆。你們就以後到臺灣想去見他，你不要講那麼多話；講多話他就要走了。你也不要說他證初果了；你誰要知道他是證果的聖人，他也就要不在這個世界上了。這個證果的聖人，他就要叫你似是而非的，你認識又不認識。你說他沒有神通呢，他又顯一點點；你說他有嘛，他又沒有。就這麼樣子，叫你這個人不認識。

何以故。本覺義者。對始覺義說。以始覺者即同本覺。始覺義者。依本覺故而有不覺。依不覺故說有始覺。又以覺心源故名究竟覺。不覺心源故非究竟覺。此意云何。如凡夫人覺知前念起惡故。能止後念令其不起。雖復名覺。即是不覺故。如二乘觀智初發意菩薩等。覺於念異念無異相。以捨麤分別執著相故。名相似覺。（注：此處論文缺解釋。）

*　　*　　*

如法身菩薩等。覺於念住念無住相。以離分別麤念相故。名隨分覺。

在前邊這個論文上說，有本覺，有不覺，又有始覺。這本覺，就是我們人的本有的佛性，也叫實相，也叫真如，也叫如來藏，那麼很多的名詞。它是本來清淨，是不垢不淨的，是不生不滅的，是不增不減的，這是本有的佛性。本有的佛性，因為這一念不覺就生出三種的細相，所以說：「一念不覺生三細。」因為生出這個三細相，就迷了。

這三細相，第一個就是生相；生相，它名字又叫業相。那麼生相也是這個業相；業相也就是這個生相。因為這個無明的力量很大的，無明就無所明瞭了，不明白了；不明白就是糊塗了。在這一糊塗的時候，就把這個清淨的本心轉了。這個清淨本心本來是不動的，因為這無明的力量，就把這個清淨心動了。因為這個清淨心動了，所以就生出一種的妄念來。在這個妄念方才開始生的時候；這時候，也沒有分別出來這個相分，和這個見分的時候。這相分，有相，就有相

的這一分。見分就是能看見的這一分。

為甚麼你能看見呢？就因為有相了。為甚麼有相了呢？因為你見著相了。但是在這個業相的時候，這個相分和見分還沒有分別開，也不知道哪個是相分，也不知道哪個叫見分；在這個時候，這就叫業相。這起惑了；這起惑就造業；造業將來就是受報的。

我們這個人，為甚麼他造罪業？就因為他不明白了，才造罪業。等造出來罪業了，將來就受果報了。那麼這第一。這個業相，這時候是最微細的，很微細很微細的。一般人覺察不到這種的微細的妄念，所以叫生相。那麼這種生相的無明，也就是這個業相，祇有佛才知道。那個等覺的菩薩，還不完全知道，所以說等覺的菩薩，也就是這個法身的菩薩。法身的菩薩，還有一分生相的無明沒有破；他要把這一分的生相無明破了，這就成了妙覺佛果了。所以前邊講這個始覺、本覺、不覺。那麼因為在這個無明的力量，一念的不覺，就生出這麼多的麻煩的東西來。

這個相，有四種相，就是生相、住相、異相、滅相。生相就是這個業相。這個住相分出四種來，有轉相住，有現相住，還有智相住，還有相續相住。因為這個無明的力量，他不了解，在前邊這個動相，本來不動的。他一見著這個動相了，就隨著動了；隨著動了就把本來那個智光--智慧的光明，轉成這個見分了，轉成這個妄見了。

怎麼叫妄見呢？這種見不是真實的，是虛妄的，所以這叫轉相。現相，現相也就因為這個無明，不覺，不明白前邊這個妄見。他不明白這個妄見是虛妄不實的，所以他就生出一種執著，有這個染和淨：染污法、淨的法。在這個晦昧空中--晦就是黑闇的；昧也是黑闇的--所以這個黑闇的空裏，結闇為色。啊！一結闇為色了，這色裏頭又摻雜這個妄想；色裏頭參雜著妄想，想像為身；在這個妄想，由這個想像就成這麼一個身體。有這個身體了，於是乎就生出這個身和這個境界，這種妄現。身也現出來了，這個境界也現出來了，所以這叫現相。

前邊這個業相，和轉相，和現相，這叫三細相。為甚麼叫三細相呢？因為它非常的微細，不容易覺察到，所以叫三細。「一念不覺生三細。」在《楞嚴經》上講過這三細相，也講過這個六麤相。可是，我現在不知道有人記得這個六麤相不記得。如果記得呢，就提出來講一講。這個講《楞嚴經》，把這個六麤的相講一講。你們誰講《楞嚴經》呢？你不記得？那你怎麼樣講法？

弟子：沒有方法。

上人：啊？

弟子：沒有方法。

上人：你說甚麼？你記得嗎？拿出來講一講，六麤相、三細相。唉！那都不記得怎麼辦？說甚麼，說一說。

弟子：一個是智，智慧的智。一個是相續，最後一個我不記得，是 bundle of suffering，是因為繫業受苦，這個苦 body bundle，三個業。

上人：先用中文說，然後再用英文講，把那意思要講出來，好像這個三細這個意思。

弟子：師父！在《起信論》講的三細相的那個名字不同。

上人：甚麼？叫甚麼？

弟子：第一個是業相。

上人：啊！

弟子：第二就是他就是能見相。

上人：嗯！

弟子：第三個是境界相。

上人：嗯？

上人：第三個是境界相。那麼誰說的，這是？誰說的，這是？

弟子：在《大乘起信論》。

上人：是誰說的？是註解，是那個正文呢？

弟子：我想是正文。

上人：嗯。

弟子：這個三細相是說無明，根本無明。六麤是講塵沙無明。這個六麤是從這個三細生出來的，所以第一個是這個業相，是總相。以後有一個能見，和一個所見，然後有一個能見。這個能見；能見，因為他有一種……知，這個知，不是真正智慧，就是世間的小小的聰明。這個知道是久而久之，是相續不斷，這是一個相續相。

好像一個人先知道有過去、現在、未來一念的相續。以後這個人想了，生出一種知覺；知覺他所知道的，這是或者是好。如果是對他好，他熟習就愛惜；對他不好，他生出一種討厭的心，所以有這種不知道。知道以後，有這種的思想，想要給他一個名字，就是，是甚麼？是我應該著這個東西，要不愛，這個東西是好，怎麼樣要執著甚麼。

所以在世間上，不但……有那個東西，每一個東西有它自己的名字。本來這個東西是假的，又起給它個名字就是頭上安頭；一種執迷，就是這個名字，起給它的名字。所以這個世間你本來的清淨無染的佛性是好像……，有一個人，再有這個世間，所以這個願做甚麼是他造業。或者他做好事就……，或者他做壞事就受苦。無論他做甚麼就一定會受業，所以這是第五個。

第六個是業苦相，是雖然他生在世間有受苦，或者是享福，都是一樣是苦，因為是不究竟。享福是消福，受苦是了苦。所謂樣樣都是苦，你造甚麼業，你就要受苦。

上人：有人對她講這個六麤相，有甚麼意見？她講得對不對？要不對呢，現在就提出來研究；要對呢，那麼你們就各位要再往深了研究。那麼這個研究佛教，必須要把它真正瞭解了，真正明白了；不是像那個風，從耳邊哪颳過去就不管了。我們研究一切的佛法必須要深深地了解，然後這才算明白佛法了。不能說似是而非，囫圇吞個棗，那麼食而不知其味的，就過去了。所以，大家要特別注意來研究。

果修！她講這個對不對，六麤相？我記得，講得差不多。（果修：嗯，差不多。）啊！妳也覺得差不多啊？（果修：講得差不多。）好！妳也研究研究，能今天晚間妳把它講一講；不是講笑話，這是大家要懂才算的。聽了這麼多經典，三細相、六麤相都分別不清楚，那研究一個甚麼佛法？

你記不住，太多了，你就記得起惑就造業，造業就受報。起惑就是生出迷惑來。怎麼樣生出的迷惑？本來我們人和佛是一樣的，是覺而不迷的。可是就因為這一念的無明妄動，就生出迷惑來了；生出迷惑就造種種的業；造種種的業就受種種的報；受種種的報，其中就有苦報、樂報、不苦不樂的報，這種種不同的報。我們要能一念回光覺，在這個不覺的上又生個始覺；始覺，這個就覺的一個開始。這覺的開始就是返本還原了。

我們好像到外邊去，漂流各國，離鄉背井，把自己的本有家鄉失去了。那麼有一天想起來，要回家了：這叫一個始覺。那麼要回家，就向家裏走；走到家裏了，這又回到這個本覺上了。所以在這個《大乘起信論》前邊那個論文上，有這個本覺和始覺，和不覺，也就是這個道理。

我對你們所講的這個佛法，無論哪一個地方，你們不明白或者沒有了解，隨時都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我隨時都準備答覆你們這些個問題。在過去，講經的法師，他不准人來討論，不准人來問這個問題，就是他講；你明白也算了，不明白也算了。

我們現在，在西方這個佛教一個開始的時候，必須要真正明白這個道理，不要學得似是而非的。你學得似是而非，現在就似是而非，將來傳下去更似是而非了。那麼在這一個基礎，沒有正式建立起來，我們一定要從這個基礎上，開始就把它做好了它。這是我對你們各位來討論佛法的一個期待。

*　　*　　*

在今天還有一個消息，告訴各位。就是金山寺這兩位比丘三步一拜，已經拜有多一半了，這個功德已經有多一半了。有的人就說，他們兩個人是學中國虛老三步一拜。不錯，虛老也是三步一拜。可是，他因為生來沒有見著他母親，他為的報母親，報父母恩，三步一拜，拜這個文殊師利菩薩；現在我們這三步一拜的，不是為的報父母恩，不是為的拜一個菩薩。那麼他們是為的甚麼呢？他們是為的祈禱世界和平三步一拜。這可以說是超過虛老這種願力。

虛老他為拜報答父母恩，和拜文殊師利菩薩。這可以說是私人的事，是自己個人的事，不是為一切眾生。我們金山寺這三步一拜的這兩位比丘，他是為的祈禱世界和平，為眾生來祈禱平安幸福。這可以說是為公的，這可以說是為人的，不是為自己的。這比較虛老這種願力，又超過不止百千萬倍。這一點，你們各位應該注意的。你怎麼就知道，這個世界要不是有這兩位比丘這麼樣去祈禱和平，或者戰爭早就爆發了，末日或者就快到來了。那麼因為他們祈禱和平，這在默默中，十方諸佛來放光加被我們這個世界上平安，所以這和虛老又有多少不同的。